

宿昔春夢

社會艷情小說

富貴春夢

程瞻盧著

社會艷
情小說

富貴春夢 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老夫婦受惑蟻媒婆 | 窮女兒思嫁金龜婿 |
| 第二回 | 撒嬌癡姑作快心言 | 治相思別籌療病術 |
| 第三回 | 促佳期稱心滿意 | 學時髦裝腔作勢 |
| 第四回 | 錯中錯從權成錯事 | 緣外緣巧遇有緣人 |
| 第五回 | 代設謀密室召新歡 | 假購物片言紹笨僕 |
| 第六回 | 奇中奇少婦叫局 | 喜中喜阿翁升官 |
| 第七回 | 鬧鬧勁豪賭擲萬金 | 雌押衙倚勢奪雙美 |
| 第八回 | 異想天開代夫納寵 | 佳音傳來飛黃騰達 |
| 第九回 | 獲寵言三遷膺虎節 | 真幸事一索產麟兒 |
| 第十回 | 驚噩耗平地起風波 | 慨下場宦途如水淺 |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患貧窮旅店染沈疴
爲甚麼醒而又醒

挨飢餓荒村吃白食
原來是夢中做夢

社會小說
富貴春夢

程瞻廬著

第一回 老夫婦受惑蟻媒婆 窮女兒思嫁金龜婿

邯鄲縣北門城外吊橋東首。疏疏落落的楊柳樹陰兒下。現出一道短短的籬笆院落。那座籬笆院落內。有所三間東歪西斜的茅屋。大漏洞。小窟窿。約莫有十幾處。幸喜草地上長了好些藤蘿。蜿蜿蜒蜒。纏繞那茅屋破牆上。將那些大漏洞。小窟窿。補得密密層層的。才能够擋住了風雨這時正是三月初旬早晨時候。天氣倒也晴和。那籬笆院落中間擺着一條三隻腿的柳木橙兒。坐着年紀約有四十多歲的一男一婦。身上穿的薄棉衣服。不但油膩膩的放些光彩。並且打了好幾十個補釘。那男子兩手捧着一把缺嘴兒的紫砂破茶壺。放在唇邊。不住的調茶。那婦人擎着一枝二尺來長的銅嘴旱烟袋兒。吸一口。笑嘻嘻的望那男子一眼。彷彿是有甚麼喜歡事體似的停

了半會。那婦人將那男子一推說道。老頭兒你看我家阿嬌的這門親事。可做得做不得。那男子一面將缺嘴兒紫砂破茶壺。放在柳木橙兒上。一面回答道。有甚麼做不得。只是有些對不住這小孩子。那婦人聽得這句話。登時扳起一副面孔說道。甚麼叫做對不起他。依你說。是累得我那花枝般的嬌滴滴女兒。跟着你過窮苦日子罷了我呢。十七八歲時候。就嫁給你。直到如今。整整受了三十多年活罪。鎮日價。衣不遮身。食不充口。沒有一天放開憂吃愛着的心事。但我的歲數也老了。這一世的光陰。還不算了哩。像這阿嬌小娃娃。出娘胎胞。就沒得好的穿。也沒得好的吃。可憐一朵鮮花。生查查的蹣跚到這種樣兒。若說指望你發財轉運。我母女們。跟你享點福。不是我在大清早起。講句蹣跚話。除非是夜裏三更天。做個好夢罷。難得間壁張老太。熱心得很。出來作成這樁好事。將阿嬌給城裏李鄉宦家。做房小老婆。雖然名分不甚正當。却比較在家裏。忍飢捱凍。高着百倍呢。而且我聽說那李鄉宦。家私又大性情又好。憑我家阿嬌兒的相貌。嫁給那邊。不愁李鄉宦不喜歡的。

只要阿嬌得了寵愛。將來我們老兩口兒。下半世的衣食。還倚靠他呢。那男子閉着兩隻眼睛。聽婦人說到這裏。忙在柳木橙兒上。又捧起那把缺嘴兒紫砂破茶壺。喝了一口。對那婦人低低說道。你的話。說得一點不錯。我何嘗不是這個意思咧。但有一層。只怕我兩個。不能做他的主。阿嬌這孩子。自幼兒時候。志氣極高。眼界極大。性子極傲。雖然是個窮人家的女兒。等閒人他却看不起。你聽了隔壁張老太的話。打算私下應允這件事。假若被阿嬌曉得了。竟同我兩個翻過面皮。到了那一天。不肯前去。怕的張老太和李鄉宦決計同我們不得罷休。不但幾百兩身價銀子。照數退還。還要擔個誣騙的罪名呢。在我看最好不過。我此刻出去。向朋友借一二百文回來買午飯米。你趁這當兒。叫阿嬌出來。將這句話對他說明。順便探探他的口氣。他如果願意呢。好極了。萬一不行。我勸你老實些將這個念頭早早打斷了罷。那婦人點點頭說。這方法倒也使得。那男子忙放下那把缺嘴兒紫砂破茶壺。慢慢站起。才走不幾步。誰知將鞋底的引線掙斷。足尖上綻開一條大縫。那箇個腳指頭

突出。碰在一塊瓦礫兒上。少不得有些碰痛。趁勢向前一栽無巧不巧。跌倒一隻黃狗身上。黃狗。渾身骨瘦如柴。左脅到右脅。餓得好似牆板一般。猛然被老頭子這一壓。他就地打了個滾。回避了。他嘴裏有氣力無氣力的望着男子吠了兩聲。男子扒起來。一步一挪的。出了籬笆院落。那婦人仍然坐在三隻腿柳木橙兒上。重行裝好一袋煙。吸了兩口。叫道阿嬌兒。天氣不早了。快些起來罷。我和你談句心呢。接連喊了好幾聲。那三間茅屋裏面。並沒人答應。那婦人道。敢是睡熟了麼。我來瞧一瞧。說畢。將那枝二尺來長的旱烟袋兒。倚在柳木板橙腿上。站起來。跑到屋裏。兩隻手扶着房門眶兒伸頭向裏細看。見他女兒阿嬌。早含住一泡眼淚。坐在板床上發怔呢。那阿嬌雖是窮人家妮子。倒也生得目含秋水。眉妬遠山。一副雪白面龐。沒有一點兒癢點。微紅不紅的腮頰上。現出兩個半米多深的酒渦兒。越顯得姿容斌媚。身上雖然是破衣敗絮。却掩不住他絕世丰姿。今天滿臉淚痕。彷彿是睡起的一枝嫩海棠花。含了些宿露似的加倍令人可愛。當時看見他的媽。理也不理。

反而擦着嘴。將身子向旁偏了一偏。那婦人搭趂着向阿嬌笑道。兒呀。清早起來。好端端的哭甚麼。阿嬌不等他的媽說完。忙接口道。你問我爲何事要哭。我先問你兩個說的甚麼話。我告訴你們想在我身上。……趁早不必做這個夢。言訖那淚珠兒如排山倒海。止不住嗚嗚咽咽哭起來了。那婦人捱到阿嬌面前。哄他道好妮子。你不要傷心。那椿事。我回絕張老太就是了。快些我們娘兒兩個到花園裏去吃早膳罷。說着。催促阿嬌整埋了鬢髮和他出了三間茅屋。直向花園裏而來。慢着。著書的漏下個大空子來了。據你說這阿嬌家中住的是三間茅屋。外面圍的是一道籬笆。要算個極其貧窮的人家。如何會有花園呢。只因其中却有個原故在下不妨將阿嬌的父母來歷。以及阿嬌自家的爲人。敘出來。給看官知道。他父親名叫吳仁。他母親馮氏。却都是邯鄲縣人。他老兩口兒做了半世夫妻。倒還恩恩愛愛。真小看吳仁這個人。却也是大家子弟。只因生性懶惰。嗜好多端。少年時候。便不務正業。加之他妻子馮氏。在娘家嬌生慣養。過門之後。不懂得甚麼叫做主持家務。鎮日裏隨着丈夫

糊裏糊塗的過活。正合兩句古語。今朝有醉今朝醉。不問明朝有也無。所以祖上遺留下來的家資。不上幾年早到了坐喫山空的地步。他兩個沒有法子想。只好把祖遺產業賣給別人。在北門城外。買得一塊空地蓋了兩三間茅屋。圍了一道籬笆院牆。同馮氏居住。其先還可支持。後來遂弄得一日不如一日了。夫妻兩個三十歲上。才生阿嬌。他兩個溺愛非常。尤似掌上的明珠。原來這阿嬌。不但出落得絕世人材。就那性情骨格上。仍不脫富貴門第的態度。自幼兒時候。他便喜歡說闊話。譬如見人家穿件新衣服。他却說這算甚麼。我將來做一件。還要比他好。他父母因為他心高氣傲。故意逗着他頑笑。遂將住的房屋。編出好些名目來哄他。客堂叫做大廳。左邊叫做東上房。右邊叫做西上房。安置鍋灶的地方。叫做大廚房。那籬笆院落裏也有種種名色。兩扇裂縫的板扉。叫做大門。正中間叫做大花園。上首叫做東花園。下首叫做西花園。當時在他的父母。不過隨口編派。好似痴人說夢話一般。那知阿嬌是小孩子家。聽久了。記在心中。就成了習慣。一直長到十六歲。居然改不掉

口吻。所以馮氏今天才拿了這些話來哄他的。當下阿嬌隨着馮氏到了院落裏。也在那條三隻腿柳木橙兒上坐下。低着頭。一聲不響的嘆氣。馮氏一手檢起那枝旱烟袋兒。一手代女兒攏攏鬢髮。又整理衣襟。停了半會。對阿嬌說道。兒呀。你不用逞使性子。須聽我一句話。阿嬌不等他的媽再往下說。忙將馮氏瞅了一眼。抽抽咽咽的。只說了一句道。我不聽這些話。言訖。用手扯住自家衣角。蒙着臉。只是嚶嚶啼泣。馮氏逞住一副涎臉。湊身挨到阿嬌耳邊。低低道。兒呀。你何必這般樣兒。有話儘管對我講。娘跟前。害甚麼羞。阿嬌又將馮氏使力一推。仍是一言不發。馮氏又道好妮子。你心想怎樣。也須對我說個明白。你放心。你告訴我。任憑如何。我都順從你的意思就是了。好妮子。不要引我着急。阿嬌被馮氏逼得沒法。遂放下衣角含羞帶愧的說道。間壁張老太的那句話。我死倒都做得到。這事却不能遵命。但是我這個身子。雖然是父母生的。若談到終身大事。你兩個却不能做我的主。我呢。承父母撫養我到十六歲。料也沒有多少年在膝下了。少不得須要將我許配人家的。

但我家局境。也瞞藏不起來。那些有錢的人。如何肯同我家結親。因此父母才聽聞壁張老太慫恿。打算將我賣給那個姓李的做妾。我本當不敢違拗父母。又仔細想來。像我好端端一個人。爲甚麼因家計艱難就要給人家做偏房呢。難道我們窮人的女兒。就不是個人麼。而且我聞得那姓李的年紀有五十多歲大小老婆。倒有六七個。兒女媳婦。不下十幾人。我果然聽父母作主。將我賣給他家。那個姓李的不甚愛惜我。不必說了。就是得了寵。試問那姓李的能有幾年活在世上。假若三五年間。或是十年八年後。他有個不測。他家姬妾又多。兒女又衆。誰將我這青年的小老婆放在眼裏。到了那時我那個孤另另的身子。又倚靠誰來呢。父母爲貪圖幾百兩身價銀子。便忍心賣我。我縱然享受眼前富貴。還不曉得怎樣結果哩。說着早又哭出來了。馮氏聽女兒這幾句在情在理的言語。也有些心酸。不由點點頭道。好妮子你說得一些兒不錯。我即刻回覆間壁張老太。叫他回絕了那個姓李的罷。我再請人留意。如果有個小小經紀人家門戶相當的。只要男孩子相貌堂堂沒有嫖賭嗜好的。就同

他家結門親事。橫墜女兒家。是雪花命。飄到那裏就落在那裏。果然你的命好。照常嫁到他家不上一年半載。那男孩子沾着你的福氣。就會發財轉運咧。這時阿嬌一雙水冷冷的秋波。將馮氏又撇了兩撇。登時沈下臉色。說道媽。不必再往下講這等人如何配得過我。我不……我不……。馮氏笑道。好孩子。真有志氣。除得這等人。我再說一等人給你聽。開一座店舖。用幾個夥計。做若干生意。一年下來盤盤貨。算算帳。賺個一千八百吊錢的餘利。這等人你可嫁他麼。阿嬌搖搖頭說道。這等人將本求利。好像在釘頭上削鐵似的。賺到錢。才有餘利。賺不到錢。就得蝕本。日有所虧。逐漸把資本折得個乾乾淨淨。還有一層做買賣的人。一錢如命慳吝非常。就是同他做夫婦。若想向他要幾個錢購買些衣服首飾。添補些鞋襪針黹。任憑你將嘴唇兒上的皮說破了。他照常一毛不拔的。我不……。我不……。馮氏又笑道。嘖嘖嘖。好孩子。口氣越說越大了。我來替你想一想。哦有……有……有……除得這等人。我再說一等人給你聽。自幼兒在學堂裏讀書。聰明伶俐。長大了去趕考試。飛黃騰達將

來巴結到一個實缺的官。聲勢便大了。百姓送上來的錢。怕不日進萬金呢。這等人你可嫁他麼。阿嬌臉上微微露些喜歡顏色。想了一想。又蹙着眉頭說道。好是好極了。只怕有些拿不定。馮氏忙問原故。阿嬌道。就是有這樣的人。試問讀書聰明的。不止他一個想巴結幹功名的。更不止他一個。假若他心比天高。命如紙薄。徒然存了做官的思想。竟不能達到做官的目的。那一來。還是不行。何況那些文人渾身是齷齪醜態。滿口是之乎者也。任憑他自己讀破了萬卷書。他家中並沒得一絲一毫的產業。到了窮困時候。總不能唸幾遍文章。就可當衣穿。當飯吃的。這等人。我還是不嫁他的。馮氏聽到這裏。止不住將舌頭伸了幾伸。說道。這就難了。我再替你想一想。言訖。果然抓耳撓腮。思索了半會工夫。驀然將那枝二尺來長的旱烟袋兒。在泥地上敲了幾下。站起來。笑着對阿嬌說道。除得這等人。我又想到一等人了。你聽着再不合式。我真沒處找了。這等人祖上遺留萬貫家資。自家生得一表人材。小時在家。做個闊少。長大了出去。做一個小不小大不大的官。老來回家。

安安穩穩的做個封翁。穿的是綾羅吃的是山珍。使喚的是奴婢。那些金子銀子。縱然算不得堆積如山。總是一輩子用不盡。這等人家。你可嫁他麼。大約你總願意了罷。阿嬌果然笑得攏不起嘴來。彷彿是已經嫁到這等人家裏似的。做出得意洋洋的模樣。答道。則個……真如了我的心願了。不嫁這等人。却嫁誰呢。馮氏見阿嬌恁般樣兒。也彷彿是他的女兒已經嫁到這等人家裏似的。不由情不自禁。抱住阿嬌道。好妮子。好娃娃。你果然做富貴極頂的人了。須得看顧看顧我哩。你在他家穿不了的鮮衣給幾件把我穿。吃不完的好菜。給幾樣把我吃用不了的剩錢。給幾文把我用。住不完的空屋。給幾間把我住。我見着你。便感激你。不敢說你是我的女兒。簡直兒將你當做我的祖宗看待。好妮子。好娃娃。你千萬不要忘却了我。說着。早驚天動地的笑起來。這時睡在地上的那隻瘦黃狗。久已不見主人高興。如今聽他母女的笑聲。便疑猜有些好食吃了。忙勉力撐起。將尾巴搖了幾搖。驀地向馮氏面前蹣跚去。可巧一頭撞在馮氏膝蓋兒上險些兒將他碰倒。馮氏吃了一嚇。只才明白過來。

不由自家啞了自家一口道。吓。我做夢哩。女兒還在我家。兀不知道男家是誰。就喜歡到恁般模樣。好笑。真正在這裏說夢話呢。於是踢走那隻瘦黃狗。復又在阿嬌旁邊坐下。

第二回 撒嬌癡姑作快心言 治相思別籌療病術

不禁嘆口氣道。阿嬌阿嬌。適才你同我說的。不過算個頑笑話兒罷了。休說邯鄲縣城裏。覓不到這等人家。就是覓到了。試問他赫赫有名的門第。怎肯和我家結親呢。阿嬌正色說道。母親快休如此講。偌大縣城。難道就沒有這等人家。若說門第配不上呢。自古及今。貧家閨女嫁給顯貴公子爲妻的。也是常有的事。便不止我阿嬌一人。只要男子們愛我。倒不在乎門第。現在……只說了兩個字。急忙又止住了。似乎有一肚皮委委曲曲的話。不好意思說出口的光景。馮氏聽阿嬌言語吞吐。料定其中必有原因。忙搶口道。你說怎樣爲何欲言又止的。阿嬌被這一問。登時面紅耳赤

。低下頭來。不敢做聲。馮氏道。好娘子快些告訴我。我斷斷不責備你。如果有點門徑。做娘的都替你想法。包管給你個稱心滿意。這時阿嬌自知失言。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急得兩眼亂轉。禁不住馮氏再三催促。於是嗚嚕着低低的答道。現在倒有一個人。很有點注意在我身上呢。馮氏忙問是誰。阿嬌道。我也不知他姓甚的叫甚的。只是天天打從我們門首經過。他走到我這裏。看見我在門外。故意叫跟隨他的僕人。先行一步。他自家站下來。東邊望望。西邊張張。延挨好半晌工夫方走。臨走時候。又不住的回頭。那一雙眼睛注定我。我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纔躲向家裏來。他方纔去咧。如今有好幾天不見他了。想是他不會出城。……馮氏笑道。痴丫頭。你也不知他的姓名。如何就會曉得他是個闊公子。他不過時常來往看見你。如何就會知道他注意在你身上。阿嬌道。我見他衣衫華麗。便知他是個富人。又見他在我身上瞧個不了。便知他有心愛我了。馮氏道。痴丫頭。你說得這般活靈活現的。到底是個甚麼樣兒的人哩。阿嬌忙用纖纖玉指。數給馮氏聽道。白白的龐兒。窄

窄的身材翩翩的衣服。昂昂的氣概。馮氏一頭聽着一頭笑着道。痴丫頭。不必說了。這個人你既賞識他。想必是天上少有。地下無的一個出色人物了。你的意思。大約想嫁給他。可不是。阿嬌並不開口。只嗤的笑了一聲。就這一笑彷彿已回答了馮氏一個是字。這時馮氏明知他是小孩子脾氣。遂有心和他作耍子。又對阿嬌說道。他既有心愛你。你也有心愛他。我預備請個媒人到他家裏說合這樁婚事。好不好呢。阿嬌又望着馮氏眯眯一笑。馮氏道。我請媒人去了。說畢。站起來就走。還沒走了兩步。復又轉回坐下。說道。莫忙。莫忙。還有句話問你我到媒人那裏。假若媒人問我這個闊少姓甚名誰。家住何處。我回覆不出來。怎麼是好。阿嬌道。你問我麼。我不曉得。你到城裏找一找。馮氏笑道。痴丫頭。你不知他姓名。我也不知。你不知住處。我更不知。不能爲你這樁親事。印刷好些招帖兒。黏貼在城內關外。大街小巷。請諸位來往行人留意給我阿嬌女兒。尋找那個白白龐兒。窄窄身材。翩翩衣服。昂昂氣概的一個俊俏郎君。如有仁人君子看見了。送信前來。重重

酬謝他。好娃娃。你不是把難題目給你娘做麼。阿嬌正要回答。瞥眼看見他父親由籬笆門外。慢騰騰的進來。忙止住了口。吳仁見馮氏眉開眼笑的。遂問何事。這時阿嬌料定他母親必然將那些話說出來。急將頭兒一低。臉兒一紅。站起來。搶幾步跑入三間茅屋裏去了。馮氏果然笑着。將適才和阿嬌談的言語。由頭至尾。對吳仁述了一遍。吳仁嘆口氣道。今天買午飯米的錢。尙沒處着落呢。還講這些痴話。難道說幾句。那肚皮裏就不會餓麼。說着眼眶一紅。不由落了幾點清淚。馮氏料着吳仁出去。不曾向朋友借得到錢。遂起身到一屋裏。將自家貼身的小褂子褪下。交給吳仁向當舖裏。質了二百文。才算將這天日子混過去了。這也不必細表。看官。大凡世界上不拘甚麼人。不論甚麼事。往往有一邊是說的戲言。一邊遂認做實境像阿嬌呢。久經將那個不知姓名的闊公子。橫在心頭。只因自家是個黃花少女。不好意思說出口來。鎖口價只好心同口。口同心的。自家和自家談論罷了。如今自己的心事。已被他母親知道。那一團痴想。以爲我母親向來最溺愛我。我既有心嫁那個闊

公子。我母親都要給我設法。託人前去說合。成全我這心願的。於是痴呆呆的。只盼望早早就這門親事。又不便時常催促。少不得心下暗暗着急。誰知他境遇又貧寒。身體又單弱。心事又煩重。何況情慾與金錢的念頭。最容易耗人精神面目的。不多時。竟得了一個寒熱交作的病起來了。他父母這一嚇。非同小可。雖然請不起醫生。診病吃藥。却也晝夜服侍他。百般照應他。阿嬌起先還可勉力撐持。往後一天重似一天。才合上眼迷離恍惚間彷彿看見一個人跨進房門。坐在牀沿上。扯住自家的手。問長問短。不由怒問他是個甚麼人。爲何事擅自闖入人家閨女房裏。那人笑容可掬的。對自家說道。你看不見我便天天想着我。我來了你又這樣拒絕我。阿嬌聽得這兩句話。心裏模模糊糊思索道。聽這人的口氣。好像前天我在門外常常看見的那個闊公子了。才想到這裏再凝神將那人一瞧。果然是白白的面龐兒。窄窄的身材。翩翩的衣服。昂昂的氣概。那個就是不知姓名的闊公子。不由心中大喜。也顧不得羞恥。遂和那闊公子。密密切切的談了一頓。委委曲曲的心事。正在得意時候。

驀地馮氏喊他吃口熱茶。將他驚醒。遂撒嬌撒癡的向馮氏說些囁語道。我不依！

。我不依……你把我那個白白的面龐兒。窄窄的身材。翩翩的衣服。昂昂的氣概的。關公子嚇跑了。你快將他找來還我。說完便不言語。又合了兩隻眼。迷迷的睡着。

馮氏到了此時。才曉得阿嬌的病。是因為思想那關公子得的。心裏又是可氣。又是可憐。又是可笑。背地裏和吳仁商議。打算說個謊話。哄着阿嬌病好。吳仁思索半會。忙向馮氏附耳。噤噤咕咕。說了一大片。馮氏點頭稱是。約莫有片刻工夫。阿嬌嘴裏。又喃喃的說起來了。馮氏趁這個當兒。坐到他床邊上。將阿嬌搖醒。裝做正言令色的模樣說道。阿嬌兒……阿嬌兒……前天你對我說的那個關公子。被我尋着了。阿嬌正在迷惘中。猛然聽得這兩句話。可煞作怪。登時心裏不由明白了好些。神志覺得清楚了好些。也不曉得他從那裏來的氣力。左手將板牀捺住拗起半邊身子。右手一把握着馮氏的衣角。臉上帶些似笑非笑的形容。一雙烏灼灼的眼睛。向着馮氏撇了兩撇。搭訕着問了三個字道。當真麼。馮氏笑道。好孩子。你是我的女

兒。我是你的媽。你又病成這種模樣兒。誰忍心來哄着你。阿嬌到了此時。早一骨碌坐起來了。使着朗朗喉音問道。他在那裏呢。說畢。已喘成一團。馮氏道。好娘子。你不用性急。睡下來。聽我慢慢告訴你。阿嬌果然聽他娘的話。便高高興興的答應一聲。重行將身子躺下。斜欹着粉頸。攔在馮氏腿兒上。提起兩只耳朵。凝神注目。望着馮氏那張嘴。專等他發言。則聽他母親說道。好娘子。你見我說找着他。便喜歡到這個模樣。若聽我說完了。還不知你怎樣喜歡呢。我老實些告訴你罷。那個闊公子。我不但探明了他的住址。而且訪悉了他的姓名哩。阿嬌不等說畢。又要坐起來。馮氏連忙攔住。阿嬌又惹了他一眼。說道。媽。你既訪悉他的姓名。到底叫做甚麼。馮氏遂隨口胡謔道。他姓賈。名叫世珣。住在城裏東關大街。要算在城第一個豪富。他父母在堂。沒得哥兒兄弟。又沒得姐姐妹妹。他父母單單只生過他一個今年才一十八歲。比你的歲數。只長了兩年。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若說這買家不是個大富戶。難道世界上還有賽過賈家的。若嫌這賈公子不是個美男子。難道男子

中還有賽過賈公子的。據我看來富到他家。也沒有再富了。美到賈公子。更沒有再美了。好娃娃。你放心罷。說到這裏。斜乜着眼兒。望住阿嬌只是笑。阿嬌道。還有呢。快些說。馮氏道。還有甚麼。其餘的事。我就不得而知了。阿嬌着急道。誰問他家別的事。我只問他自己的身上的事。你還沒說完了哩。馮氏道。還有甚麼。等我來想一想。說着閉好了二目。用手指頭。在自家鬢髮旁邊。太陽穴上。掐了幾下。好半會。復又睜開眼兒。笑對阿嬌說道。好娃娃。你又給難題目把媽做了。我真正想不起來。阿嬌兒。你不用將我放在悶葫蘆裏。有甚話。老實些向我講罷。阿嬌沒法。嘴唇皮動得一動。那句話。剛剛要從舌尖上吐出。忙又忍住。馮氏哄他道。阿嬌兒。你又來和我作耍子了。有話儘管對我說。阿嬌到底害羞。虧他會想法。趁勢扯住他娘的衣襟。將臉兒蒙着。那張嘴却放在外面。半吞半吐的說道。他可會聘過妻子沒有。就是這句話。說得馮氏笑將起來。罵道。鬼丫頭。留難了好半天。原來就是問的這樁事。你倒會把圈子給你娘轉呢。他可會聘過妻子沒有。的這句話。

你問得我在理。問得我不錯。說着又在自家頭上打了一下道。該死該死。我怎麼偏偏忘却這件最緊要的事。不是你提醒我。我倒放在肚皮裏爛掉了。你問這話麼。他此刻正在打起燈籠火把向四處尋找老婆呢。只可惜找不到個標標緻緻齊齊整整嬌嬌婷婷的好閨女。阿嬌聽他母親說得恁般鄭重。忙放下馮氏的衣襟。將一副潔白無疵的面孔。故意昂起。意思間。是給他母親望一望。以爲你方才所說的那十六個字的讚語。惟有我才能够承當得起呢。馮氏也猜透阿嬌的用意。一心望他病好。落得順着他說幾句。叫他心裏快樂快樂。連忙接口道。唉……像這等十全十美的女兒。那姓賈的一時向何處去尋覓。阿嬌兒呀。不是我做娘的當面誇獎你。我看來看去。配過這個標標緻緻。齊齊整整。嬌嬌婷婷。好閨女的稱呼。只怕世界上除掉了你。再找不到第二個哩。阿嬌聽這番獎語。心裏好生得意。又想了一想。不禁嘆了一口氣。於是沒精打彩的對馮氏說道娘。你儘管誇獎我。有甚麼好處。就是由今天誇獎到明天。由今年誇獎到明年。由我十六歲上。誇獎我到老。弄到

結局。我還是你的女兒罷了。馮氏道。你的話。我懂了。好妮子。你不用性急。我既曉得賈公子四處找尋美貌老婆。偏偏你又生得花枝兒一般模樣。我在未曾將此事告訴你之前。已經託人去。談這頭親事了。說着。又故意用指頭算了算道。今日才囑託他的。明日。是第一天。後日。是第二天。大後日。是第三天。至多到第四五天上。就有回信過來了。看買家如何答覆。阿嬌躊躇道。假若他不要我怎麼好。馮氏道。癢丫頭。他最愛你不過。包管一說便成功。阿嬌又道。就是他有心要我。假若他的父母不行。又怎麼好。馮氏道。你越想越跌了。他家父母。只生他一個。還不是當做龍種般看待麼。他既想娶你。我料定他家老兩口兒。決計不肯違拗他兒子的。你不信。我同你賭個東道。單等四五天上。做媒的人來。便知分曉了。阿嬌被他娘一頓鼓動。當時眉飛色舞。就這一場歡喜。不知不覺。那個病早好了三四分。馮氏方才漸漸放心下來。又敷衍阿嬌幾句。急忙出了房。向吳仁招了招手。一齊到籬笆院落裏。暗暗商量道。說是說過了。萬一到那四五天後。又怎麼哄騙他呢。若被這

小妮子覷出破綻。再急得添了別的病症。如何是好。吳仁點點頭道。這也慮得是。我須再想個絕妙主意。叫他信得千真萬確的。不生一點疑心。才好。於是默想了一會兒。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悄悄對馮氏說道。須得如此如此。包管將他欺瞞到底。馮氏也說好計。書不預敘。這一天已到了第五天上。吳仁和馮氏。還未起來。則聽外面有敲門的聲音。那籬笆外的一隻餓黃狗。不住的嗥嗥狂叫。吳仁連忙爬起。開門一望。原來是自家至好朋友姓何的。當下邀他進來。阿嬌正欲問來人是誰。忽然那來人逞着高大的嗓子。叫道。嫂嫂起來麼。恭喜你家那件事。已說成了。馮氏還未答言。吳仁在客堂裏。連連說道。何大哥。聲音放低些。我家那一位聽見了。有些害羞呢。接着那個姓何的。果然不開口了。這時馮氏也穿好衣服。急急的出了房。三個人唧唧噥噥談了好半天工夫。阿嬌睡在床上。凝神靜聽。只是辨不清楚。暗想這姓何的此刻跑來。準是為我的婚事。大約那一邊。已經應允了。且慢我等娘進來。再問問他罷。停不多時。那姓何的已去了。並且邀着吳仁同行。馮氏到了房裏。未

會說話。那龐一早推下一天的歡喜來。笑着向阿嬌臉上。瞧了瞧。瞧。嘴裏嘖嘖嘖道。怪道你今日的氣色。比往日漂亮得多。原來是大喜臨頭。紅鸞星高高照着你。映得你嬌容上放些光彩呢。我的兒。那姓賈的這門親已成了功了。恭喜你。等不到多日。你做賈家的媳婦。我做賈家的親家母。你父親做賈家的親家翁了。你快些坐起來。等我細細說給你聽。阿嬌聽這些言語。不由心花怒放。從那歡喜當中。又含着些羞愧起來。反而低下頭。言不發。

第三回 促佳期稱心滿意 學時髦裝腔作勢

這時馮氏挨身坐到板床上。斜欹着伏在阿嬌旁邊。故意的重重嘆口氣道。咳。阿嬌兒。你兩個真是不識羞恥的。雙小孩子哩。我那知你這一邊。爲想着他患了幾天重病。還不知他那一邊。也爲想着你。害了一個相思病。怪道他這些時不會出城。你又沒看見他呢。阿嬌止不住兩淚交流。也不顧羞澀。忙扯住馮氏的手問道。媽。你這話是真是

假。現在他可好些麼。你如何曉得。馮氏道。適才那個姓何的來告訴我的。阿嬌道。哎呀。這怎樣好。他爲我生病。我對不起他。好媽媽你可請個人去望他一望。馮氏笑道。好娃娃。不勞你煩心。他的病已好了。阿嬌道。是甚時好的。馮氏道就是方才來的那個何伯伯到他家裏。提到你這門親事。他聽見這個消息。果然勝過吃一帖靈丹妙藥。登時霍然病愈好妮子。我對你講句老實話罷。不是他爲想着你害病。只怕這頭親事還不成功哩。偏偏他這一病。把想你的心事被他父母曉得了。偏偏在這個當兒。你何伯伯爲你的婚事。正到他家去。不遲不早。不先不後。接縫湊筭。一說便成。你看這機會可巧不巧呢。如今你何伯伯已回覆過了。只等你兩個全愈。便發庚帖。過聘禮。看年庚。揀了日子迎娶。阿嬌不等馮氏說完。早從五臟裏。快活起來。即將自家雪白臉兒。挨到他娘的額頭上。擦了兩擦。說道娘。不用再往下說了。羞人答答的。我不聽這些話。馮氏也便笑道。癡丫頭裝出這副鬼面孔。你既怕羞人答答的。爲甚事又想去嫁他。說得阿嬌滿臉緋紅。將纖纖細手。捏起一個

拳頭。在馮氏身上。愧了幾愧。彷彿要打他娘的樣兒。馮氏也故意裝做避他的神形。似噴似笑的罵道。鬼丫頭。又輕狂了。小心着。謹防我來揭了你的皮。說畢站起來。跑到房外去了。阿嬌聽得這番喜信。果然不上一二天。病已全好。雖然身體還未復原。但凡在他父母跟前。兀自強打精神。比平時格外跳躍好些。意思間。恨不能說我現在身上。沒有一些痛苦了。父母趕急教那姓何的。去催促買家早點成就這頭親事罷。又怕那買公子不會全好。於是從喜歡之中。常帶些憂愁模樣。由此以後。阿嬌從早到晚。從夜到天亮。茶裏。飯裏。站着。坐着。談心兒睡覺兒。並無別的思想。却把買家的婚事。沒一時一刻。不放在心頭。車輪般打算。足足有千遍萬遍。有一天午後。那不做美的天公。忽然淋淋漓漓的下起一場雨來。常言道。春雨最纏綿不過的。接連三四日。却不會住。阿嬌家三間茅屋。被雨浸透。屋裏歛歛落落的。像那銅壺滴漏一般。不住的下來。客堂兩邊臥房裏土地上。被水漬濕了。漸漸地上變成爛泥。沒一隙兒插足地方。那知陰雨久了。天氣轉寒。一陣陣的冷風。

從破廬壁侵入。吹在身上只覺得砭肌削骨。更兼吳仁家一門三口。肚皮又飢餓。衣服又單薄。如何打熬得住。不用撕撕索索的抖顫起來。馮氏怕阿嬌病後。感受寒涼。遂催着他早睡。阿嬌沒奈何。只好和衣歪着身子。倒在板床上。打算借一頓酣眠。耐一耐腹中饑火。奈耳朵裏雨聲。滴滴不住。一時如何睡得着。心下暗自思索道。好了。我至多還有兩月二月。就不受這苦罪了。指日間嫁到賈家。還不是高房大廈。畫棟雕樑。喚奴喚婢。暖衣飽食的嗎。只是撇着我的父母。仍然過這窮苦日子。怎麼好。我想到了那邊。同他商量暗中給我父母若干銀子。教他遷移到城裏居住。或是仍在此地重蓋一所瓦屋。安頓他兩個自了住處。就是我偶爾到娘家來走走。也有些光彩。免得被他家丫環僕婦。恥笑。哎呀。他兩個房子。是有得住了。像這樣衣衫藍縷。很是不雅觀的。忽自家笑道。我好獸。再給他一筆錢。做幾件衣服就是了。哎呀。衣服是得着了。以後或是我回來。或是他兩個到我那邊去。老兩口兒沒得錢鈔使用。如何是好哦。有了。有了。老實些。一不做。二不休。我再同他

說。每月津貼幾個錢就是了。慢着。假若他不行。又待怎麼。又一轉念道。我是他的妻子。又是他心裏極愛的。他家裏又極有錢。像這些小事。我估量着也不能拂我的意思。又想我嫁到他家。怎樣孝敬翁姑。才能殼得堂上喜歡。怎樣恭維丈夫。才能殼使閨中和睦。怎樣看待奴僕。才能殼叫衆人敬重。於是越想越快樂。越快樂越要想。約莫有好半會工夫。精神有些疲倦下來。忙扯着一幅破爛絮被。將身子蓋好。剛剛合上二目。剛見他的媽。馮氏跑進來。對他說道。阿嬌。阿嬌。快些起來……快些起來。那賈家三天後。就要來娶你了。你可曉得麼。阿嬌對馮氏嘻嘻的笑道。我不信。我不信。你前天曾對我說過了。須等他病好。他的父母才議這頭婚事。難道他的病好了麼。就是好了。也不能娶得這般快當。馮氏道。癢丫頭。難怪你不相信。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若那賈公子的病。果然全好了。縱然將婚事結成。暫時也不得娶你的。只因那公子聽他的父母要你做媳婦。巴不得將你娶家去。才覺稱心。那知他存了這個心。便想行這樁事。虧他有一副老面皮。對他父母說。

他父母生怕萬萬趕不及。自然叫他從緩些。不料他因爲自己不能如願。就這一急。病又急反了成日成夜。不是喃喃的罵人。就是癡癡的鼾睡。茶也不想喝一杯。飯也不想吃一口。他父母嚇慌了。老兩口兒。商議商議。不如順他的意思。先將你娶進門。給他歡喜歡喜。省得鬧出別的岔子來。因此着人請你何伯伯去。擇定了三日後的吉期。他家也曉得我這邊貧寒。給了好多銀子。叫你家父親。從速置辦些陪嫁妝奩。刻下何伯伯正在房外和你老子談心呢。你不信我叫他來說給你聽。言訖。高聲叫道。何伯伯。可有這件事麼。阿嬌故意將兩隻聽朶掩起。攔他媽道。我不聽！我不聽！……其實那雙纖掌却掩了個空。提起精神。直注在房外。果然聽得他何伯伯答道。不錯不錯。他說我們哄他。單等到那一天。看他去不去。說畢。哈哈的狂笑起來。又見馮氏開下那隻破板箱。捧出好幾封洋錢。打開紙包兒。抓了一把。一五一十的。數給自家看覺得那聲音清脆好聽。須臾數完。馮氏笑道。好妮子。這可假不假。倘然是假。試問這洋錢又從那裏來的呢。阿嬌看時。果然是又圓又大又亮的洋錢。心

裏說不出來的快活又聽他老子吳仁。對那姓何的說道。到了喜期那一天。男家僕從甚多。我這房屋。又破壞。又褊窄。如何容納得下。我預備同你進城。權且覓一所大些的住宅。順便採妝奩。以及一切應用物件。等各事佈置齊全。再接他母女兩個。搬到新房子裏去。那姓何的道。甚好甚好。說着。竟自出門而去。馮氏又到自家面前說道。你到人家做媳婦。處處須要提心。萬不能像在家裏。時常廝鬧小孩子脾氣。何況那賈府上是富貴人家。往來的親戚朋友。都是些有體面的人。你如果不循規距。不但叫人家笑話你。還要罵我做娘的。平時沒有教訓。累得女兒活現形呢。好娃娃。你第一要謹記我的話。阿嬌到了此時。聽他說出這些言語。不由心兒一酸。止不住淚下。也不說別的。只得含羞帶愧的答應着。可巧這個當兒。又見左右間隔鄰居家婦女。齊打夥兒跑來。向他的媽道喜。黑壓壓的站了一屋子的人。偏生那個張老太。走到自家面前笑着說道。我估定這孩子。長大了。必然嫁給個好婆家。今天果然應了我的話了。罷罷。我也代他喜歡喜歡。阿嬌向那張老太睨了一眼。暗自

思索道。你這老虔婆。來說現成話哩。上回不是我把持得穩。我母親早依你的主意。將我賣給李家做偏房了。如何能有今日呢。想到這裏。驀地將嘴嚙得挺高的對着馮氏怨聲怨氣的說道。快些叫他走。不要他在這裏嘍哩嚙嚙。馮氏似乎怕那張老太面子有些下不去。忙一面阻攔女兒一面拿別的話岔開。阿嬌如何肯依。居然在床板上。大哭大罵起來。正在吵鬧時候。忽見自家父親跑進房來笑嘻嘻的說道。各事已經辦得停停當當。快些收拾收拾。過去罷。接着早跳進三五個笨漢。霎時間將房裏一兩隻破碎箱櫃。捆紮齊全。其餘零星物件一概棄下。馮氏催着阿嬌起來。阿嬌害羞。逼着馮氏教那些鄰居婦女。並來的幾個笨漢。暫到房外避一避。忙將枕兒旁的洋錢。收藏在身邊。只才下牀。草草梳洗。這時他父親。送進一套簇嶄全新的衣服來。給自家更換已畢。低頭一望。覺得比平時氣概。大不相同。見籬笆牆上灰塵。生怕沾染了醜態。遂直挺挺的站在地上。不敢動一步。又見他的媽。不知從那裏找來一身半新半舊乾乾淨淨的衣裳。穿扎停當。扶着自家出得那間東歪西倒的茅屋。才

到院落裏。猛地見那條黃狗。標肥肉壯。精神滿足。搖頭擺尾。向自家面前撲來。阿嬌怕污壞了新衣。遂向後退了幾步。望着他的媽發急。馮氏將狗子打開。引着自家出得綻縫的兩扇板扉。早見有兩乘轎兒伺候着。兩旁看熱鬧的鄰居。早擁了一大堆人。阿嬌得意洋洋。同他的媽各坐一頂轎兒。抬上肩。宛然是騰雲駕霧似的。好半會。轎兒頓落平地上。想是到了。剛剛揭起轎帘。則見他父親同那姓何的。押着物件到了。跑得滿頭是汗那隻黃狗。也跟着來了。他母親同他下了轎。隨着一羣人入內。看時見裏面。有三幢高大樓房。却是一廳一住宅。屋內的桌椅几凳以及各樣陳設。都佈置完全。兩三個青年女子。迎接到二門外。對着自家便拜。阿嬌正打算還禮。則見他母親扯扯他衣角低聲說道。你何必同他們客氣呢。他們是伏侍你的使女。阿嬌楞了一楞。問馮氏道。他們是從那裏來的。馮氏又悄悄的道。賈家最喜歡鬧排場。如今既同我這邊結了親。我家也須擺點闊氣給他看看。所以你老子。特地僱他們前來。撐一撐場面。阿嬌聽了這番話。便不言語了。然後大模大樣的。到了

上房。則見他老子雄糾糾。氣昂昂。站在院落內。那三五個笨漢。團團圍着說道。我等由城外。替你老人家將物件搬送到城裏。只給這幾個挑費。過少了。還求你老人家添一些呢。他老子兩眼望住別處。理也不理。笨漢再三央求。他父親驀地喝一聲道。瞎眼的死囚。敢向我索詐。你們把我當做甚麼人。你站穩了。我告訴你。於是左手將大拇指頭豎得挺高的。說道。東關大街。那個賈公館。你曉得麼。接連右手在胸脯子上。拍得震天價響。一面又提高嗓音道。你聽着那賈家老爺。是我的親家翁。那賈夫人。是我家太太的親家母。那賈公子。是我姓吳的愛婿。你們再同我囉囉。立即取一紙名片兒。送你們往官裏去。打斷兩條狗腿。言訖又虛張聲勢的。吆喝起來。可巧那隻黃狗。也是仗着他主人威風似的。張牙舞爪。向着那人狂吠。那三四個笨漢。聽着這些話將舌頭嚇短了半截。也不敢爭錢。掉轉頭便走。阿嬌心裏好生快活。若不是因爲自家要做新娘子。早幫着父親。罵他們一頓。他父親見那些笨漢走了。才跑進來安排他兩個。又領着母女們到樓上樓下觀看觀看。甚麼牀鋪

兒。被擗兒。器具兒。箱籠兒。奩具兒等等。各物都是煥然一新。他父親逐件指着說道。這樣買幾多銀子。那件買若干錢文。接連又笑道。若不是賈府上給我這筆巨款。如何能够有恁般裝潢。這般想來。那賈親翁體貼我們。可算到極頂地步了。這時阿嬌喜歡得坐又不是站又不是。說又不是。笑又不是。只落得低着頭。不開一口。吃飯時候一家三口。在桌上團團坐定。三四個使女。兩旁站立。到那添飯換湯之際。阿嬌似乎有些侷促不安的樣子。倒是他的媽對他說道。這些奴僕本來是給你呼喚的。萬萬不能同他們拘束。你嫁到賈家去。假若不擺點架子。那班狗眼的下人。不但不聽你呼喚。反要笑你到底是小戶人家女兒出身。不曾開過眼界呢。阿嬌心下暗想。我媽的話。一些不錯。但我初次用人。怎能設放得下臉來。且慢。我的喜期。還有三天。何不趁這個當兒。借他幾個演習演習。免得臨時被人恥笑。才想到這裏。不由得不驀然沈下了面皮。向站在左邊的使女呼道來……碗裏的飯。太多了。給我去減些。那左邊的使女。果然答應一聲是。接了飯碗便去。又向站在右邊的

使女叫道來……碗裏的湯嫌冷了。給我換將去。那右邊的使女。果然答應一聲是。捧着碗便走。吃完了飯。又叫絞手巾。才抹過臉。又叫倒茶。才嗽過口。慢慢的站起。又叫道攙扶我進房去。到得房裏。坐在妝臺前。取面手鏡子。驟然一瞧。彷彿自家都認不得自家的模樣。再凝神仔細望時。原來是那件簇新衣衫。襯着自家面目越顯得容顏嬌嫩些。再擎一面鏡子探手送在身後。借反照迴光。將自家髮髻一望。覺得不甚時式。忙叫道來……喊聲未畢。早見從房外跑進一個使女。隨手落肩的站下。阿嬌道。快給我梳頭。須臾梳好。用鏡子照了照說道。嫌高了換一個來重梳。不多時。又梳好。復用鏡子照一照。帶怒說道。嫌低了。兩個給我滾了罷。又叫進幾個梳了好幾次。仍是不合式。不由的罵道。好端端幾個人。既到人家來伺候主子。怎麼主子的頭都不會梳。着衣的架子。盛飯的桶兒。我這裏用你們不着。說畢。拍着桌子。鬧得不休他母親進房。敷衍道。好小姐。不用動氣。我即刻招呼薦頭店。單單送個娘姨。專管給你梳頭就是了。於是喝退衆使女。拿別的話逗著。阿嬌頑笑。

談了半會工夫。阿嬌覺得身上有些怕涼。又叫道來……快取衣服。給我換。則見使女們。打開衣箱裏面。綢兒。緞兒。羅兒。紗兒。單的。夾的。棉的。皮的。色色俱有。件件齊備。阿嬌想逐件試新。才着這一件又換那一件。好幾個使女。跟着他忙得一團糟。又聽見篋兒裏各樣金珠鑽石首飾。把來一齊套在。頭上。耳上。腕上。指上。他母親看他帶一件誇獎一頓。直喜得阿嬌手舞足蹈。

第四回 錯中錯從權成錯事 緣外緣巧遇有緣人

這時阿嬌計算喜期還有三日。巴不得天公做美。將這三天。併成一天一時一刻過去。才覺快活。說也奇怪。偏生這三天工夫。似乎比平時格外長了些。癡呆呆的宛是挨磨一般。好容易。果然捱到喜期了。這一天阿嬌不曾出房。在門縫裏。偷眼朝外望。望見他父親的親戚朋友。以及從前鄰居家婦女。都一同前來。賀喜幫忙。便有些男女僕婦。來來往往。專候呼喚使用。又見他父母。渾身穿着極新的華服。就連

那個媒人何伯伯。也打扮得齊齊整整。裝做了有正經事體的面孔。約莫有吃過午飯的時候。猛聽門外一片人聲夾着細吹細打的進來。接連又放起許多鞭炮。劈劈拍拍震天也似的價響。則見他母親到了房裏一頭走着。一頭笑着道。快些端整呢。男家的花轎到了。阿嬌一嚇。忙搶步躲到床上。放下帳子。蓋好被兒。裝做害羞的模樣。這時馮氏帶領一羣婦女。并那個伴娘入內。催促阿嬌起來收拾。阿嬌兀自故意不肯。怎禁得住七手八脚。將他扯起。梳頭。洗臉。塗脂。抹粉。帶首飾。換衣裳。不上半會工夫早已打扮停當。自家向鏡子裏。望了一眼。真個像天仙一般。這一延挨。看看天已傍晚。男家的贊禮生。恭恭敬敬。站在房外。先咬文嚼字的。說了一大套吉祥話。接着。請新人上轎。院落裏鼓樂喧天。則見伴娘。將自家揀至客堂。給父母磕頭行禮。他父親倒毫不介意。惟有馮氏牽腸掛肚的捨不得。早哭得似淚人差不多。阿嬌到了此時。也止不住傷心淚下。衆婦女和伴娘再三相勸。扶着自家。進了轎子內。比及抬到門外。兀自聽見他娘的哭聲。不由得心一酸。也嗚嗚咽咽的

啼泣起來忽又想道。今天是我的好日子。縱然自己不怕忌諱。也須把個吉兆給我的丈夫。何況他的病還沒全好。若一路哭到他家。也不是個好兆頭。想到此處。急忙止住悲聲。只聽街衢上面。遠遠的。金鑼響亮。音樂悠揚。轎前轎後。有些馬蹄聲跟隨。兩旁人語嘈雜。都說是那家有福氣的小姐。嫁到這賈府上去。還不是天上神仙。人間佳耦麼。阿嬌坐在轎子內。聽得明白。知道那些看熱鬧的人。是羨慕自己的意思。心裏好生得意。不多時。那轎子彷彿在一家兒門首停下來。好半天。猛然聽有個人朗朗喉音的唸道。請新貴人高陞。話言未了。那鞭爆聲。和鼓樂聲大作。似乎那頂轎子。又有人抬起來。慢慢前進。走不幾步。却又停住。那先前的人。又唸道。請新貴人再陞。那轎子好似又抬了幾步。書不煩敘。接連十數次。轎子才停下來。早有伴娘將阿嬌請出。引入室內。雖然將頭低着。却用眼睛向四面瞻望。簡直到了神仙洞府一般。說不盡的堂皇富麗。這時許多人衆當中。有個丰姿楚楚的美少年笑嘻嘻的迎上前來。和自家交拜拜畢。雙雙送入洞房。阿嬌再看時。只一嚇。非

同小可。原來今天嫁的這個美少年。並不是往日想的那個美少年。則見他也是白白面龐兒。比那一個的面龐兒。兀自俊俏得好些。也是窄窄身材。比那一個的身材加倍苗條得好些。也是翩翩衣服。比那一個的衣服。格外華麗得好些。也是昂昂氣概。比那一個的氣概。越發厚重得好些。自家暗暗道。我明明是嫁的那一個。爲何忽然又嫁着這一個。敢是花轎抬錯了麼。再不然。那一個怪我來遲了。故意躲起來。却教這一個同我作耍子。也未可料又一想道。萬無此理。他縱然逞使小孩子脾氣。和我鬧頑笑。總不能讓這一個。同我交拜。就是他肯。他的父母。也做不到的。照這樣說。怎麼同我交拜的。又不是他哩。我真正猜不出個原故來。難道我在這裏做夢不成。忽又轉念道。我真糊塗得很。他不是爲想我生病的麼。或者改變了從前面目。也是意中的事。何況我有好多時不曾看見他。今天又在燈光之下。或者瞧不清楚。且慢。我等沒人時候。再仔細留神瞧瞧。如果確是弄錯了。也算得天緣湊巧。我倒要問他個原因。打算已定。復又低下頭來。却不時用眼角隱這個少年。見他也有

些驚詫的樣子。好像說不出口似的。暗忖道。不必說了。這確是他家和那姓賈的同日娶媳婦。被那些夫役人等。將轎子抬錯了。心裏却非常着急。總想問清這個原因。好容易等到夜間人散。一羣僕婦全出去了。拴好房門。那男子才向自家說道。我好幾時不見你。你的容顏改變了。比往日又體面好些。阿嬌見他這一問。暗想聽他的口氣。一定還是我從前朝夕思想的那個閹公子了。怎麼他見着我便說我變了容顏。我見着他。也覺得他改了面目呢。這倒是一樁奇事。或者我兩個今天。到了稱心滿意的時候。相隨心轉。也是有的。但他既來問我。我也合問他一聲。遂含着羞答道。正是呢。我也爲這事猜疑你。剛說出一字。急忙又住了口。現出不好意思的模樣。那男子再三追問。方囁嚅着說道。你的面貌。好像比從前更加好些。男子笑道。這也不必說他。我想你好多日子今天才能够如願以償。我倒要和你訴一訴這幾時別離的苦處呢。訖。扯着阿嬌的手。到床邊上。雙雙坐下。阿嬌再細望時。忽然失聲道。哎呀。越看。越不是的。弄錯了。你到底是誰。男子又將阿嬌細細望時。

也失聲道。越看越不是的。你到底是誰。阿嬌到得此時。不能再顧羞恥。忙問那男子道。我嫁的是姓賈名世瑚的。你可不是。男子道。我正是賈世瑚。我娶的妻子。是符家的姑娘。你娘家可姓符麼。阿嬌道。我的父親。並不姓符。却是姓吳。那男子頓足道。糟了糟了。媒人弄錯了。說畢。癡呆呆的一言不發。阿嬌直急得大哭起來。就這一陣喧嚷。早驚動賈世瑚的父母前來。問明原故。阿嬌才曉得當日說這門親事的時候。兩家都失於檢點。大凡天下事。沒有怎般湊巧的。阿嬌爲想着那個闊公子抱病的時候。這賈世瑚也因想姓符的閨女。正在家裏害貼骨相思。偏偏那個姓符的。也是個寒士。世瑚的父母。起先不肯。因爲兒子大有不娶符家姑娘。不願再生的意思。沒奈何。只好勉強應允。剛剛要託人到符家說合。可巧那何伯伯正帶阿嬌。尋找那白白面龐兒。窄窄身材。翩翩衣服。昂昂氣概的闊公子。聽得買家有這件事。以爲一定是他無疑了。就當面前去作伐。更兼符吳兩字。聲音相同。世瑚的父母。不會辨得清楚。但望兒子的病早好。也不細問女家來歷。情願倒貼陪嫁妝奩完結。

這門親事。所以陰錯陽差的一說便成功如今將阿嬌娶到家來。男子見了面。方知舛悞。這時悔也悔不及了。但是生米已煮成熟飯。料想不能挽回。當下大家商議。不如將錯就錯糊裏糊塗算了罷。免得叫外人笑話。阿嬌到此地步。也沒有法子想。再看世瑚品貌兒。性情兒。兀自強過那個闊公子。也使輸心服氣。同世瑚做了夫婦。却時常心裏還不忘那個闊公子後來見世瑚和自家。寸步不離。鎮日裏。又百般溫存。由此遂把想那闊公子的念頭。逐漸淡了下來。原來世瑚的父親。是個被議的道尹。雖然罷職在家。那種官場習氣。甚爲重大。平時最歡喜鬧闊勁。擺排場。等閒人却不敢放在眼裏。阿嬌到他家做媳婦。其初以爲他是寒士人家女兒。很有些瞧他不起。阿嬌要博翁姑的歡心。小心侍奉。兩老口兒。見他性情柔順。也使漸漸另眼看待。那知阿嬌由此就得起意來了。買家上下人等。約真有二三十個。他同翁姑丈夫。處處都是低聲下氣。惟有對待那班男女僕婦。擺出作主子的身分。呼得來。喝得去。並且開了口。全是一派官話。他的父母。有時到他這裏來走走。談心說話之間只要

有一句不對他的意。便給他父母一個下不去。因此吳仁馮氏反倒冷落起來。不甚上他女兒的門不上兩個月。世瑚的父親。忽然接到政府裏電報。又有起用的消息。過了幾天。明文下來了。世瑚的父親。喜歡了不得。說是阿嬌命好。才娶過門。就見這椿意想不到的喜事。於是闔家人等。沒一個不恭維阿嬌。阿嬌心中。也自信福氣比別人大。那番趾高氣揚的樣子。畫也畫不出來。世瑚的父親。急急收拾動身到京。去不多時。由京裏打來一個電報是已放了某處海關道尹。着世瑚攜帶家眷。趕往任所。世瑚整整忙了半個多月。才收拾停當。同他母親和阿嬌。以及男女僕婦人等。急急動身到任。臨行時候。阿嬌暗中又給他父母若干錢文。兩下裏依依不捨。灑淚而別。比及到了任所世瑚的父親。早經接印夫妻兒媳會了面。那種快樂。自不必說。原來世瑚的父親。做的那個道尹。要算得各關道中數一數二的肥缺。自從到任以來。並不很理事。所有一切事體。都交給世瑚一手經管。莫要小覷世瑚。雖然是執袴子弟倒也精明強幹。如今既抓了大權在握。便瞞着他父親。營私舞弊。不拘甚麼

人。不論甚麼事。但凡有要求他的都是非錢不行。不到二三個月。早弄到了許多錢。因此地方上。很有點臭名聲。他却倚仗有奉承上司。巴結能人的手段。反能毆給他父親得了個幹員考語。由此世瑚越發肆無忌憚起來。阿嬌看得眼紅。也想在渾水裏捉魚。遂暗囑託親信家丁。在外面招攬。只要有人來走門路。阿嬌就逼着世瑚答應。縱然有時留難。怎禁得起他鬧得三不了。四不休。世瑚平時最愛他不過。沒奈何。只好如奉將軍令的差不多。怎敢違拗她的閫令。阿嬌得的錢。也着實不少。這個門一開。那些屬員。也都想走個捷徑。可巧有個姓曾的候補知事。打算向阿嬌走個關節。求世瑚的父親。委派優差。因為手頭拮据。那裏有錢來報效。當下同他妻子黃氏商議。改名叫劉大媽。投到阿嬌門下。做僕婦。這時阿嬌跟前正少一個模樣標緻。性情乖巧的人。一見這劉大媽。便非常合式。更兼劉大媽。勤勞謹慎。處處體會阿嬌。無微不至。阿嬌遂把他當做心腹。這一天。當地有個大鄉紳家帶兒子做喜事。邀請世瑚全家吃酒看戲。世瑚同他父母。因大事羈絆。不得分身。就着

阿嬌前去。阿嬌打扮得渾身金鑽。遍體綾羅。帶同劉大媽。并五七個丫環使女。乘馬坐車。到了那個鄉紳家裏。莫看阿嬌雖在賈家做媳婦。并不會出去應酬過一次。如今到了陌陌生生的地方。各樣儀式以及舉止言談。不免有些拘束起來。多虧劉大媽暗中指點。才算不曾失了少太太身分。開過席。主人翁請大家往花園內看戲。阿嬌見花園正中間。砌就一所寬闊臺。兩旁是扇面式的房屋。一邊坐的男賓。一邊坐的女客。阿嬌和衆人挨次坐下。劉大媽并幾個使女。站在旁邊伺候。這時臺上。還沒開演。他便偷眼將對面男客座中。瞧了一瞧。瞥見有個人衣衫華麗。品貌風流兩隻眼睛。望着自己出神。阿嬌心下狐疑道。這人好生面善。好像在甚麼地方會見過的。猛一觸機道。這個人不是我當日做閨女時想嫁他的那個。關公子麼。如何他也在此處。難道他因爲我錯嫁了賈世瑚。心裏撇我不下。現在曉得我隨着翁姑到任。他趕到這裏。希圖和我會面。所以趁今天這鄉紳家做喜事。他也插足前來。故意和我遙遙對坐。露着這副面孔。教我看見麼。才想到這裏登時心兒一動。臉兒一紅。彷彿

自家的身子。仍然在邯鄲縣北門吊橋東邊破籬笆門口。天天同那個白白龐兒。窄窄身材。翩翩衣服。昂昂氣概的心上人。會面的光景。幕地戲臺上鑼鼓聲大振。才覺神思清楚。又一想道。他就是跟蹤來了。又怎的會到這鄉紳家看戲呢。想必他同這鄉紳。有些拉攏無疑了。但我和他男女名分有別。更兼堂堂道尹的媳婦。又同這鄉紳家初次來往。如何能設向他問明其中原故呢。左思右索。便覺無心瞧看戲劇。癢癢的一言不發。可煞作怪。那關公子下首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他望住自家身旁站的那個劉大媽。眉來眼去。又見這男子同那個關公子不時的交頭接耳談心。阿嬌暗暗想道。瞧這男子。不但同我家的劉大媽熟識得很。而且和這關公子。也非常契厚。我如今欲想探聽這關公子的姓名住址。以及怎麼到此處的非在劉大媽身上。着落不可。等回了衙署。到那沒人時候。我倒要切實詢問一番呢。停了好半會工夫台上的戲。已經演完了。照例但凡來瞧戲的男女衆客却要放賞的阿嬌看見那些太太少奶奶小姐們。也有給洋錢的也有給鈔票的至少不過。總要賞一二十元。自家不由吃

了一驚。原來阿嬌自從嫁到賈府上。雖然吃的着的住的都是好的也算見過大排場。究竟那種小家派的根性。兀自不能剷除盡淨。論他在道尹任上。借世珣父親的名義。暗通關節。招攬買賣。賺的銀子不下好幾萬。但是他鎮日裏。只見銀錢送來。不會將銀錢用去。今天第一次撐場面。若說給少了呢。怕失了少太太的架子。若說多賞呢。眼見得白花洋錢又有些捨不得。遂暗地和劉大媽斟酌。劉大媽道。這裏女客中第一個闊人。要算是少太太了。賞銀必得加倍從豐。才覺得有點像樣。照僕婦的意思。少太太甯可在別處省一省。今天須賞他一百塊錢才是。這個面子。不可不掙的。阿嬌沒奈何。只好依從劉大媽的話。忙如數掏出鈔票。數了又數。望了又望。這時那戲班子已到阿嬌面前。請了個安。阿嬌將鈔票遞給他。那戲班子剛剛用手來接。阿嬌驀地將手縮回打算還要少給幾張。劉大媽已知道他的小心。生怕當場出醜。急放下了面孔對那戲班子說道。你太不懂。規矩了。你該先謝了少太太。再行領賞。說畢。忙向阿嬌手裏。奪過鈔票。往地上一擲。說拿了去罷。那戲班子果然懣懣

連聲。拾起鈔票。謝了又謝的退下。阿嬌心下懊惱道。早晚得破費我這許多鈔票。我也不到他家來了。再用一雙俊目。將對面那闊公子一望。又暗暗歡喜道。我倘然不來。又如何能會見他呢。須臾。男女衆客。吃過晚席。紛紛各散。阿嬌辭別主人。帶同劉大媽。并一干奴僕。乘坐馬車回去。走不多遠。忽聽得後面也有一輛馬車。飛也似的趕來。從自家旁邊擦過去。阿嬌在玻璃窗兒內。看得清楚。見來的馬車內。端坐一人。正是適才在鄉紳家看見的那個闊公子。

第五回 代設謀密室召新歡 假購物片言給笨僕

阿嬌回了衙署。其時天氣。已有二更時分。世瑚到前面去辦公事。一羣丫環使女都各歸自己臥房休息。只騰劉大媽一人。在阿嬌跟前。阿嬌想起日間在那鄉紳家的事。打算盤問劉大媽一番。一時又不好驟然啓齒。正在爲難之際。那劉大媽早猜透他的意思。遂用言語打動阿嬌道。少太太。今天戲很好。惟有未了的那齣賣胭脂。

越發做得有精神。千般窈窕。萬種風流。引得那些女客們看了都有點害羞。阿嬌明白他是同自己打的曖迷兒。也便因話答話的說道。我何嘗不看見呢。只是羞人答答的。他們真會做得出。阿嬌趁這個當兒。便問劉大媽道。我問你。我先聽見對面男客中。有個白白面龐兒窄身材。翩翩衣服。昂昂氣概的一位闊公子。不時目不轉睛的望住你。是甚麼原故。敢是他認得你不成。劉大媽道。少太太休得取笑。我倒有三十多歲的人。誰將我放在眼裏。在我看來。那個闊公子。並不是注意在我身上。倒是在。才說出這三個字。急忙將舌頭。伸了一伸。又自言自語道。該死該死。少太太跟前敢信口胡講嗎。阿嬌連連搶口道。到底是在誰身上。劉大媽低着頭。只是笑。不答一句。阿嬌道。你儘管說。縱然說錯了。我斷斷不責備你。好劉大媽。你不用引我着急罷。劉大媽道。那闊公子在注意少太太。却注意誰呢。阿嬌見他道破隱情。料也瞞藏不起來。不由嗤的一笑。接着。又說道你既瞧出這個奧竅。我便不瞞你了。但是我不瞞你。你也不必瞞我。你心上有什麼事。也須照直告訴我。劉大媽

故意問道。我沒什麼事。阿嬌道。坐在那個闊公子旁廂的三十多歲的男子。常常用眼角瞧你不了。你兀自抵賴麼。劉大媽道。嘖嘖。少太太。真好眼力。阿嬌又道。我覷你兩個情形。真是親熱得很。大約你在家裏。就和他認識。他姓甚的。叫甚的。做甚麼營業。既同這鄉紳家往來。總不是等閒人物。劉大媽道。猜得是可莫小看。他也是個候補縣知事呢。這句話還沒說完。則見阿嬌拍拍劉大媽的肩膀道。候補縣知事的姘頭。居然到我家來做僕婦。你看我家可闊不闊呢。劉大媽道。少太太。別亂冤枉人。我並不是他的姘頭。還是他頂刮刮的正室妻子呢。阿嬌笑道。你的話我不懂。他既是候補縣知事。縱然沒有差事。手頭窄狹些。一碗薄粥。似乎不至於沒得吃。何苦叫妻子到人家傭工呢。再不然或者你在家裏不端正。被他攆出來的。劉大媽正色答道。少太太。快莫講這些話。如果我被他攆出來。今天在那鄉紳家會見他。自然同我不識不識。怎的又這樣密切哩。阿嬌道。據你說。你為甚事又到我家做奴僕呢。你須將個理由。講給我聽。劉大媽到了此時。登時臉上改變了模樣。

低下頭。一句也不開口。彷彿是要垂淚的光景。阿嬌越發生疑。再三催促。猛地見劉大媽站起來。撲通一聲。直挺挺的跪在自家面前。含着一泡眼淚。嘴裏低聲低氣的說道。求少太太恕我罪名。我才敢直說。阿嬌忙一把將劉大媽扯起。笑道。有甚麼不了的事。儘管告訴我。我都給你設法就是了。劉大媽又扒下來。磕了一個頭道。謝謝少太太。於是遂將他丈夫如何在省候補。如何沒有差事。如何想走門路。如何因為沒錢孝敬。才着自家投身這裏爲奴的話。從頭至尾。說了原委。接着。又說道。少太太如果給我丈夫一個好差事。我都有特別的報效。先前少太太見的那個關公子。和我家丈夫不但是同鄉。而且又有交情。少太太如果愛他。我都可想個好方法。包管你老人家如意。阿嬌聽了。心下大喜。滿口應承。遂一面扯起劉大媽。叫他坐在旁邊。一面問那關公子的姓名。劉大媽道。他也姓賈。單名叫做華宇。和我家丈夫本是至好朋友。家道並不饒裕。仗着一副好面孔。四季新衣服。外人都將他當做闊人看待。現今到這裏找尋他的親戚。謀了一件事。每月薪水。不過二十塊

錢。聞得他同這鄉紳。有些瓜葛。所以今天也來應酬。阿嬌聽到劉大媽這番話。心下沈吟道。幸喜我錯嫁給賈世瑚做妻子。假如當日我爲想他害病的時候。我那何伯伯竟找着他。將這門親事做成功。縱然不愁吃不愁穿。要想過這樣富貴日子。只怕夢也夢不見。但他是我心中極愛慕的人。今日既無意相逢。若叫我輕輕將他放過去。我倒有些不忍。總須想個方法。將他攏合得來才好。如今做這個撮合山的。除了劉大媽。再沒有第二個人。我呢。到底是個主子。怎能當面囑託他。真如我給他丈夫一個優差。他夫婦感激我。自然要替我極力想法。借此報答我的情分。主意打定。只向劉大媽說了幾句暗答機關的話道。你的事。都在我身上就是了。劉大媽是個玲瓏剔透的脚色。豈有不懂他的用意。當下連連答應道。承少太太栽培。你老人家那件事也在我身上就是了。阿嬌不由臉上微微露點羞澀顏色。遂帶笑不笑的哼了一聲。劉大媽忙用別的事岔開了。取了一支水煙袋前來裝烟。阿嬌才吸兩三口。則見世瑚由外面進來。夫婦又談了些閒話。劉大媽直伺候他兩個睡了覺。方才退出。不

上幾天。阿嬌果然逼着世瑚。委任那知事充當一個分關的委員。劉大媽千恩萬謝。趁勢對阿嬌商議。打算回去。阿嬌心下不樂。說道。你丈夫才得了差事。你就想不在我這裏。當真去跟他到任上。去做官太太嗎。劉大媽道。不是這樣講。承少太太恩典。調劑我丈夫實缺。我呢。理應在你老人家跟前伺候。只怕日期久了。難保外人不曉得的。若傳揚出去。那些人必然說某人得某處差使。是由他妻子做道尹家的僕婦運動到手的。到那時。充起量來。我家丈夫不幹這差事。也沒甚麼希罕。就是少太太這一邊。大大有些不便。不是為我家丈夫這點小事。糟了你的聲名嗎。我所以再三斟酌。最好是暫且脫了此處關係。避一避外間的耳目。說到這裏。忙將身子向阿嬌面前。湊了一湊。又低低的說道。你老人家那件事。我若不離掉這個地方。不能給你設法。我的主見。已經決定。雖不跟隨我家丈夫到任。仍要在這地尋覓個僻靜住處。少太太如不嫌簡陋。沒事的時候。儘可到我家走走。如果要和那人會面呢。我就借別的事招呼他前來。同你老人家。裝做個不期而遇。照此辦法。不緊一

些痕迹。又不失了身分。這是人不知。鬼不覺。你老人家心下如何。阿嬌聽他說得層層有理。不由得不笑着罵道。莫看你這婦人家。倒是個詭計多端的王婆呢。劉大媽道。我爲你老人家就做個第一次的王婆罷。到了明日。劉大媽便告了假。急急收拾收拾。辭了阿嬌。自回家去了。不上幾天。劉大媽忽然前來。暗暗告訴阿嬌道。我家丈夫已經動身到任去了。房子我已經遷居好了。那一個我已經招呼過他了。少太太如有閒工夫。可能明天到我家去麼。阿嬌嘴裏。雖不說甚的。那心中狠感激劉大媽辦事週到。只淡淡的答他一句道。倒費你的心了。劉大媽見阿嬌應允。忙又向阿嬌道。明天早上。我也不親自來請你老人家了。派個僕婦到這裏迎接罷。阿嬌笑道。瞧不起你。現在也用僕婦麼。劉大媽道。你老人家真說這些刻薄話罷。我不是個低三下四的人物。不過爲着他的前程。才來……阿嬌不讓他說完。急掩住他的嘴。笑道。算了罷。劉大媽又向阿嬌道。我還有樁事求你老人家呢。阿嬌遂問何事。劉大媽道。明天少太太到我家裏來。千萬不可同我擺主子身分。若被我那邊的用

人識破。我可沒有立足的地方了。阿嬌道。這個自然。你放心罷。劉大媽稱謝而去。次日早上。劉大媽果然着人前來。阿嬌遂向翁姑世珣說個謊話。要出去進香。順便往各處游玩一天。不帶多人。只同貼身的一個使女。乘坐馬車。直向劉大媽家裏而來。早見劉大媽換起一身極新鮮時式的衣服。打扮得花園錦簇的。扶着兩個僕婦。從門內笑嘻嘻的迎將出來。嘴裏嚷道。少太太。怎麼到此刻才來。我的眼睛都望穿了阿嬌到了此時。少不得把點面子給他。也便笑着回答道。不敢當。劉……這一字剛剛出口急忙從舌尖上扯回。重行說道。曾太太何必恁般客氣。按劉大媽丈夫本姓曾。所以當時改口叫曾太太。這時跟阿嬌來的那個貼才使女。不知端底。猛然在旁插言道。少太太這不是我們衙門裏使用的劉大媽麼。他明明姓劉。你老人家爲甚事說他姓曾。他明明是個大媽。你老人家爲甚專稱呼他太太。阿嬌不准他再往下說舉手一個耳光。打得那使女臉上。起了紅雲。罵道。瞎眼的小賤人。嘴裏胡說些甚麼。倒是曾太太好生過意不去。上來扯着那使女的手。哄他道。隨我這裏來。於是

邀請阿嬌。進了大門。阿嬌望時。裏面正中間是三間住宅。左首有個小小方廳。一切陳設。倒也齊齊整整。剛從那小方廳外經過。瞥眼瞧見窗子裏。有個半截人影兒一閃。也不好意思細望。遂低下頭。和曾太太進了臥室。方才坐下。那曾太太便攏着滿口京話。招呼那兩個僕婦道。來！倒茶！又叫道。來！裝煙！又叫道。來！取點心！呷五喝六。圖了一頓排場。阿嬌暗暗好笑道。他不做奴僕。還沒有一月半載。便搭起主子的架子來了。活像我當日出嫁的前幾天。在家裏就瞎使標勁。真是世上人一經到了得意時候。就會忘却本來面目了。浮文鬧過之後。曾太太叫衆僕婦一齊出去。先同阿嬌談了好些閒話。接着又向阿嬌伸出大拇指頭。悄悄的密語道。那一位大清早起就來等候你了。現躲在小方廳上呢。你還是直接和他見面。還是有甚麼話。我來替你轉達。阿嬌心意。巴不得立時同賈華到一處厮混。一來怕曾太太自家沒有價值。二來因礙着曾家兩個僕婦的耳目。又不便應允。又不好回絕。於是微微嘆了一口氣。曾太太笑道。我曉得少太太爲難了。說畢。遂逗使着喉音又叫道

。來！則聽轟雷也似的答應。那兩個僕婦。早站在房門外。太太故意的問道。今天午飯菜蔬。可曾辦完備了麼。僕婦回答道。辦好了。曾太太道。我早上關照你們買的東西，可曾買齊了麼。僕婦怔了一怔。說太太並未關照我甚的。曾太太故意想了半會。笑道。不錯不錯。我真毅忙昏了。說着。忙向腰間掏出幾塊洋錢。遞給僕婦道。你兩個出去到各處街坊上跑一趟。看有甚麼投口好吃的物事。給我買的來。僕婦應了聲是。接着答訕着問道。請太太示。到底是買甚麼物件。曾太太翻着眼睛喝道。蠢貨。還在人家裏來伺候主子麼。連一點機變都沒有。這些東西。是買了給少太太吃的。你們到街坊上去。揀少太太喜歡吃的東西。就斟酌買甚麼便了。去罷。僕婦啞啞連聲退下。還沒走幾步。曾太太又叫道。來！那兩個聽得這一聲。又一齊站下。則見曾太太搖搖頭道。怕的你兩個不行。須得另外派個人。幫同你們前去。又笑着向阿嬌帶來的貼身使女道。好孩子。你比他兩個靈活好些呢。你伺候少太太。日期久了。他老人家愛吃的物事。你都曉得。煩你同他們跑一趟。回來時。我給

錢把你買花帶。那使女嘴裏儘管答應。身子却動也不動。兩隻眼睛。只望着阿嬌。意思間。是等他主人發放的樣兒。曾太太連忙笑嘻嘻向阿嬌道。你老人家准句口罷。阿嬌裝做半推半就的神情。答道。誰不准他去呢。他去讓他去就是了。那使女聽了。果然如逢赦一般。一溜烟跟着那兩個僕婦。跑出門外。曾太太關好大門。重行走進房來。嘻皮笑臉的。問阿嬌道。我這方法好不好。於今之計。如何說法。我叫他來罷。言訖。抹頭便走。阿嬌故意假裝正經的。攔着他。可巧那個湊趣的賈華。早輕輕悄悄。到了房門外。掀起門帘。望着阿嬌。眯眯的只是笑。要進來又不敢進來。似乎專等阿嬌招呼他。阿嬌滿意思同他打話。可煞作怪。想了好半會工夫。居然想不出一句來。不知不覺的粉頸低垂。那解事做美的曾太太。搶幾步。趕到房門口。抓住賈華的手。使勁向裏一扯。說真看你兩個。倒會作耍子呢。離開了。就你想着他。他想着你。會了面又你這邊裝腔。他那邊做勢。難道還怕我礙你們事麼。好好。我要到廚房裏料理午飯去了。說畢。緊幾步兒。跨出房外。撲通一聲。將房

門拴好。這時阿嬌心頭小鹿。突突的亂跳不止。不知怎樣才好。仍是低着頭一言不發。倒是那個賈華的面皮。比他厚着一些兒。早大模大樣。走到他跟前。先對了阿嬌深深一揖。接着唇邊吐出一種極柔媚的聲音。親親熱熱的。叫了聲少太太！不打擊。這時候阿嬌斜着秋波。向賈華臉上一瞅。正打算用一句相當的回答。忽然一觸機。心裏自言自語道。哎呀。我如今是現任道尹的媳婦。不比當日在娘家做女兒的時候。愛那個。便可以隨意和那個兜答的了。論這賈華呢。是我心上第一個愛慕的人。今天難得有這好機會。我應該同他訴說衷曲。才不辜負我往日思想他的一片痴心。但我是個少太太。須喬裝個正經人物。來試他一試。他如果真心愛我。縱然領我幾句罵。挨我一頓打。斷不會和我決裂的。甯可先擺點身分。給他看看。然後再同他合攏。他才不敢小視我呢。斟酌已定。忙板下一副面孔。笑道。賈先生。有甚的話講！阿嬌還沒說完。則見賈華嘴裡啾啾連聲。兩隻脚和揚了油的一般。接二連三。直退至房門口。倚在那兩扇門上動也不敢動。

第六回 奇中奇少掃叫局 喜中喜阿翁升官

阿嬌見了。心下好生不忍。但是這架子。已經擺出來了。自家一時又不好轉圜。那知情湊趣的曾太太。在外面隔着板壁。低低說道。賈華。你言語冒犯了少太太。還不趕急跪下來陪罪麼。賈華果然被他提醒。早插燭也似的。直挺挺跪在阿嬌面前。吞吞吐吐說道。領少太太責罰則個。阿嬌見那種可憐樣兒。又回想當日事情。不由柔情似水。再也不忍拿他作耍。遂嗤的一笑。扯起賈華。兩下裏唧唧噥噥。說了好半天的心事。正在難解難分之際。猛聽得外面敲門。想是那兩個僕婦并使女回來了。曾太太一面前去開門。一面叫賈華仍到小方廳裏躲避。這一天。阿嬌直到傍晚方回。書不煩敘。由此阿嬌隔了三五天。便到曾家和那賈華歡敘。世珣見他常常出去。也會問過她幾次。阿嬌生怕世珣生疑。遂暗暗同曾太太商議。倒不如將賈華收進衙門。派個職務。朝夕在衙署裏行走。好同自家一處兒厮混。計議已定。恰好署中

正少一個書記。阿嬌暗囑賈華。請託那鄉紳。向世瑚介紹。更兼有阿嬌從中慫恿。焉有不成之道理。賈華自從進衙門之後。辦理各事。不敢有一些兒懶惰。世瑚見他勤勞謹慎。很爲契重。於是有心調劑他。又派他兼管一切庶務。由此上房內室。可以自由出入。正合阿嬌心意。大凡世瑚到前面辦公事的時候。阿嬌便招呼他進來。縱然有些僕婦使女。誰敢多管閒事。加之阿嬌爲了此事。手頭闊綽起來。常常有錢賞給他們。這班下人。見有利可圖。落得做個順水人情。因此在世瑚並他翁姑跟前。瞞得水洩不通。賈華又同阿嬌狼狽爲奸。在外面招搖兜攬。弄到錢。兩下裏二五均分。看官。像阿嬌這個婦人。本來是窮苦出身。現在嫁到人家。既有錢。又有勢。表面上的親丈夫。比得上潘安般品貌。暗地裏的知心人。也算得是宋玉風流。休說他自家快樂無窮。就在旁人看來。估量他也合該稱心滿意的了。且慢。這還不能算得呢。有一天。世瑚的父親。忽然接奉巡按使電報。調他立即到省。那老頭兒。不知爲着甚事。不敢怠慢。招呼世瑚同行。世瑚除將署內一切大小要緊公事。交給

總務科長代拆代行外。其餘的外事。就拜托了賈華。內事。就囑付了阿嬌。便急急收拾收拾隨着他父親。星夜趕赴省垣去了。他兩個等世瑚父子去後。就大張旗鼓的快樂了幾天。阿嬌覺得在家裏。沒甚趣味。遂同賈華商議。預備去吃大菜。坐了汽車往各處兜個圈子。賈華躊躇道。使不得。假若被人瞧見如何是好。將來傳到你丈夫耳朵裏。大大有些不妥。阿嬌道。這怕甚麼。我也不常出去。此地沒有人認識我。縱然認識了。橫豎我姓賈。你也姓賈。就說是一家骨肉。有誰來追根問底呢。你果真膽怯。再約會太太同去就是了。賈華拗他不過。連忙應允。阿嬌隨即換了極時髦的衣服。週身裝束停當。招呼人僱了一乘汽車。帶着三四個俊俏丫環。偕同賈華上車。先往曾家。邀着曾太太。一齊到了餐館。這時已有七點多鐘。那餐館裏的客人。正擁擠不開。各處房間。沒一隙兒餘地。堂倌特地騰挪出一間屋子來。引着他三人進去在一張大餐檯子上坐下。阿嬌看時。見裏廂還有一個房間。中間只隔了一層板壁。那板壁上面。開了個長方小短窗兒。這邊和那邊。都瞧得清清楚楚的。

。只聽那邊房裏。有男女說話聲音。接着啞啞啞啞的。彈唱起來。阿嬌站起。隱身到短窗兒下。偷眼細聽。有五七個信人團團圍坐。和那些男子。交頭接耳的。打情罵俏。現出百種的輕薄模樣。阿嬌再細看那幾個信人時。面龐也不見得怎樣出色。全仗着衣衫美麗。裝飾精緻。不過態度却個個生得妖嬈些言語却句句說得伶俐些。其餘並無異人的地方。若同自家比較起來。好像勝似他們幾倍。可巧那賈華。也挨到阿嬌旁邊。彎着身子。向那邊聽看。很露些垂涎欲滴的意思。阿嬌心下有點不樂。暗想賈華。如今結識我這樣如花似玉的人。而且吃的着的。都倚靠着我。兀自貪心不足。看見這些野娼婦。便妄生邪念。假若我今天不同他一齊來。他照常叫兩個作樂。想到這裏。不絲心中酸溜溜的。起了醋意。又一想道。我何不用言語試驗他。單看他怎樣答覆。忙將賈華衣角一扯。仍到原處坐下。笑嘻嘻對着賈華低聲說道。你也叫幾個來。助一助興趣。賈華明白他話裏有因。連連搖手道。我向來不喜歡幹這些頑意見。阿嬌冷笑道。這算得甚麼。男子們在外面。逢場作戲。也

是常有的事。何況當信人的。面目兒又姣好。體態兒又嬌娜。應酬兒又週到。到底比良家婦女們不同。你儘可以招呼他們前來。唱幾支曲兒。勸幾杯酒兒。我呢坐在旁廂。也可借此開一開眼界。長一長見識。賈華執意不肯阿嬌再三逼迫。賈華被他纏得沒法繼又說道。我是決計不行。再不然。替你叫兩個紅牌子的信人來。話言未了。阿嬌便逞使性子。乾笑一聲說道。你小量我婦人家不能狎妓飲酒麼。既然如此。我今天偏要做樁出人頭地的事。還要扯着曾太太。陪我一陪。於是捺了電鈴。叫堂倌進來。問明了極有名的幾個紅信人。遂逼住賈華。開了局票。並點了幾色大菜。發付堂倌去訖。又對賈華道。你既說代我叫堂差。那些信人少刻來了。不准你同他們談一句話。你坐在旁廂。只好望着我和曾太太取樂。賈華只向阿嬌憨笑。並不做聲。不上半會工夫。忽見門帘一動。早有三四個信人。嬌々婷婷的。直奔賈華旁邊。齊打夥兒坐下。賈華手指阿嬌。對妓女道。這個局。不是我叫的。快到那邊去。說着。望住他們目中會意。那幾個信人。疑猜賈華說了頑的。觀阿嬌打扮得花枝般

樣兒。便猜他也是個信人。又見賈華丟眼色。便誤會宗旨。以爲賈華是向他們問阿嬌人品面貌。可好不好。看官。大凡當妓女的。沒一個不會揣摩嫖客心理的。內中有一個信人。將阿嬌打暎幾眼，笑對着賈華說道。這位姐姐。長得是天仙似的。要算我輩中翹楚呢。但不曾會見過。想是新從別處來的了。話猶未完。則見曾太太站起忙攔住那個信人道。休得胡說。這位是現任道尹的媳婦少夫人。他特地叫你們的局。你們認錯人了。趕急到這邊來。那個信人。聽得這句話霎時間臉上改變了顏色。忙繞着餐桌一齊到了阿嬌面前。搭趣着說道。適才言語冒犯少夫人。還求寬恕。阿嬌並不動氣。只淡淡的笑了一笑。說你將我當做你們同類。我毫不見怪。但我今天請你們到這裏來。是取樂的大家坐下來。同吃三杯。如果小心伺候我。給你局錢。比別人加倍就是了。於是扯兩個指着曾太太座位說道。你們在那壁廂坐。又拉兩個指着自己的座位說道。你們在這壁廂坐。分派已定。轉撇得賈華一人。孤另另的。阿嬌也不理會他。忙向堂倌催促上菜。和那些信人。興高彩烈的。猜拳行令

又點好幾支曲兒。叫他們挨次彈唱。鬧得非常快樂。那餐館裏上下人等。以及一班客人。聽說女子叫局。便當做新聞一般。都圍攏在餐間門外。並窗兒下瞻望。阿嬌越發得意。思量擺個闊勁兒。給大家看看。遂借酒裝做幾分醉態。一把抓着他身旁一個妓女的手。細細相了半會。說你這戒指上嵌的鑽石。嫌小了。那妓女道。不瞞少夫人說。像這樣鑽石。要算極大的呢。阿嬌笑道。不行不行。你看看我手指上這顆。比你如何。那妓女端詳一會。果然是又大又美不禁嘖嘖誇獎。阿嬌道。你愛他麼。我就送給你罷。說着。忙褪下來。套在那妓女指上。別的信人。都嚇得呆了。阿嬌一不做二不休。又笑向那幾個妓女道。你們也想麼。我這裏還有。遂又褪下好幾隻戒指。抓在手內。說這個給你。那個給他。言訖端起一大杯白蘭地酒。滿吞下去。拍拍會太太肩頭。吃吃的笑個不止。曾太太道。少夫人。你老人家吃醉了不成。阿嬌道。你不醉呢。你既說我醉。我便醉了。又向衆妓女問道。你這件衣服不時式。他那件褲子不新鮮。那些信人故意蹙着眉頭。回答道。少夫人。我何嘗不想

趨時換新呢。那裏有這許多閒錢。來置辦這些東西。阿嬌忙搶口道不用愁。都有我呢。說着。在身邊掏出皮篋子。取出幾十張鈔票。向臺子上一慣。說拏去分了罷。衆妓女閃應一聲。通同站起來分派。爭多嫌少。七嘴八言的嘈雜。阿嬌已經大醉。忙叫堂倌添飯。大家胡亂吃了些。阿嬌會了賬。還要帶着衆妓女上戲館裏看戲。曾太太再三阻擋。方才罷了。于是信人們各自散去。阿嬌別過曾太太。同賈華仍然乘坐汽車回署。醉態朦朧的。和衣倒在床上就睡。剛要睡着。忽然有個使女跑來說道。少夫人醒來。老爺同少爺由省裏回來了。聽說已經升了官。特地着我來請你老人家。趕快到前面去呢。阿嬌忙一骨碌。由床上爬起。扶着那使女肩頭直向世瑚的父親上房而來。才走到窗兒外。則聽世瑚的父親。正提着挺高的喉嚨說道。好端端的政府裏。忽然升授我做本省巡按使。真是做夢也猜不到。總而言之。這都是沾着我那媳婦的洪福。自從他進了我家的門。接二連三。盡遇些陞官發財的事。阿嬌聽他公公這幾句話。登時臉上好像飛了金似的。故意隔着窗兒咳嗽一聲。早驚動世瑚的父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表。再說世瑚的父親。自到任之後。一切大小事件。自家從不過問。仍然給世瑚一手經理。他却抱定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的一個宗旨。鎮日價。不做別事。專門巴結鄉紳富戶。那些紳士。見這位長官。肯同自家聯絡感情。也都願意和世瑚的父親拉攏。日親日近。大家就講起交情來了。起先還是男子們和男子們接洽。久而久之。這邊的女眷。同那邊的女眷。也就彼此往來。世瑚的父親。向來是好靜不好動的。各事懶得應酬。不拘那個紳士家來請。却叫阿嬌前去。因此阿嬌在女子交際界上。漸漸的出人頭地了。可巧有個巨紳姓梁。名雪人的。夫婦兩個。過六十雙壽。大開筵席。遍請男女賓客。世瑚的父親。自然預先備辦厚禮送過去。到了正日那一天。阿嬌早早收拾齊全。帶着五七個男女奴僕。乘坐馬車。往梁家祝壽。行過儀制之後。遂同那些女客周旋。彼此通姓問名。有的是將軍夫人。有的是各司長太太。有的是巨紳豪富家女眷。真是珠圍翠繞。錦簇花團。阿嬌倒也豪不介意。內中有位姓李的太太。年幾約真五十多歲。說話口氣。也是邯鄲縣土音。阿嬌因是自家同鄉

。少不得。同他親熱些兒。問了籍貫家世。才曉得這位李太太的丈夫。正是當日要討自家做小老婆的那個李鄉宦。剩下在這裏做實缺縣知事呢。遂暗暗的想道。原來這姓李的在家鄉時候。何等聲勢。弄到今日。也不過做了個小小的縣知事。若同我家那個巡按使。比一比。真是差得遠呢。我當初倘依從我那母親的主見。糊裏糊塗賣給他家。那就糟了。合該我命裏註定是要做堂堂巡按使的媳婦。不做這小小縣知事的小老婆。我這福氣大不大呢。越想越得意。登時臉上現出一種驕傲的模樣。又一轉念道。且慢。我現在過這富貴日子。論理自然如心如願。但有一層。我還是在翁姑庇蔭之下。假若將來。我家世糊。做了大官。才算我生平第一樁快活事哩。我今天回去。同他商量。叫他想法子。憑我家的家私。憑他老子的交情。憑我自家的命好。只要有心出去運動。不愁得不到功名。縱然不能做將軍巡按使。甚麼司長道尹。也不算個希罕事情。想到這裏。彷彿自家丈夫。已經做到司長道尹一般。對着那李太太。儼然擺出女上司的身分。不像先前那樣客氣。談心說話。扳着一副面孔。撇

得幾句京腔。那種勢派。鬧得人頭腦子有些發昏。李太太也曉得他是上司的愛媳。處處加意奉承。反引得阿嬌歡喜起來。開過午席梁雪人的太太。對衆女客說道。午後天氣太長。諸位太太閑得無聊。何不抹幾圈牌。消遣消遣呢。衆女客不便拂主人的盛意。一齊應允。轉眼間。已湊成四五局。於是商議輸贏大小。梁太太笑道。這可隨大家的便罷。橫豎是小頑意兒。愛大些呢。就大些。愛小些呢。就小些。當下將軍的夫人。在旁插口道。我前天聽我家大人說。目下北京城裏闊老。抹起牌來。都是一萬元。或是五千元一底的。想他們的每月薪水。至多不過一兩千塊錢。照如此賭法。簡直兒是拚家產了。平常賭一場。輸掉半年薪水。在我看。真正划不來。我們今天抹牌。是取樂的。縱然大些。也大不到那裏。當真還同京裏那班闊老。打比較麼。說着。又笑向阿嬌道。在少夫人看來。可不是呢。這時阿嬌滿意在大庭廣衆地方。大出風頭。既得着將軍夫人的這句話。落得擺個闊勁兒。給大家看看。也便笑說道。夫人倒不用長他們男子的志氣。像那一萬元五千元一底的麻雀牌。難道我

輩婦人家。就不應賭麼。我的主見。今天單要破例抹一場。一不是賣弄有家私。二不是想贏錢。不過叫那些闊老聽見了。不敢小覷我們婦人家。沒有手頭闊綽的意思。說完。望住衆女客只是冷笑。偏生那將軍夫人。也是個最好勝。極會淘氣的。聽得這些言語。疑猜阿嬌估量自家不敢抹此大牌。不絲心下不樂。只淡笑一聲道。既是少夫人喜歡這樣幹。我也可以奉陪。只怕湊不齊四個人罷。旁邊財政廳的太太。接口道。如果少人。我也可以補數。阿嬌道還缺一位呢。將軍夫人道。這非梁太太不可。他是個老壽星。我們既來給他祝壽。他合該陪我們一陪。梁太太忙笑着答應。於是招呼一羣僕婦。置移桌子。安放坐位。開派籌碼。邀請大家入座。阿嬌抖擻精神。抹了八圈。直到開晚席時候。方才抹完。該應阿嬌偏財運亨通。結下帳來整整贏了一萬塊錢。偏偏那將軍的太太。輸了一底。梁太太和財政廳長的太太。小有勝負。將軍夫人。忙着人回了公署。將鈔票取來。交給阿嬌收訖。阿嬌暗自思索道。我今天做闊事。須索性做到底。橫豎這一萬元。不是我自家腰囊裏的。退一步想

。只當少贏幾千塊錢。何不提出一半。分別賞給梁府上上下下男女僕婦。叫他們曉得我少夫人。是個大手筆。大場面的人。主意打定。並不耽擱。果然取了五千塊錢。交付梁太太。請他代分。梁太太再三謙讓。阿嬌如何肯依。梁太太連忙招呼衆家人來領賞。登時屋子裏。黑壓壓站滿了人。有給阿嬌請安的。有給阿嬌磕頭的。一一歡呼道謝聲音。如雷貫耳。阿嬌坐在椅子兒上。粉頸似欲非欲。面皮似笑非笑。眼睛似閉非閉。身子似動非動。只冷冷的說道。些須幾個錢。算到甚麼。誰要你們來謝。但這些錢。其實是將軍夫人給你們的。不過借我的手經過罷了。你們要磕頭請安。須到將軍夫人那邊去。說畢。又笑個不止。梁太太怕將軍夫人發惱。急忙叫衆人退下。用別的話來岔開。接着邀大家入席。酒筵上面。阿嬌百般高興。不知怎樣是好。將軍夫人被他贏去一萬塊錢。心裏很有些不服。又見他趾高氣昂。越發看不下去。有意無意間。說了好多含譏帶諷的話。似乎笑他才做了巡按使媳婦。便恁般得意。假若做個巡按使的夫人。還不是橫斷街衢不准人家走路呢。阿嬌生成

驕傲性格。如何受得這番言語。幾乎同將軍夫人。大起衝突。幸喜梁太太從中勸解。才算沒事。席散之後。阿嬌回署。挾着一肚皮忿恨。叫使女到公事室裏。找世瑚來商量。情願將家貲化費完了。都要運動做個大大的官兒。掙一口氣。則見那使女跑回來說道。少大人不在屋裏。出去了。阿嬌道。你知他往那裏去呢。使女道。我不曉得。阿嬌將桌子拍得震天價響。喝一聲再去。旁邊有個快嘴的粗使大媽。上來獻媚。少夫人。這時找他老人家麼。在我看。是尋不着的。阿嬌忙問原故。那大媽笑道。少夫人。還不知道呢。他老人家。這連日都是借辦公事爲名。却私下走到窰子裏嫖信人。總要到三更後。才得回來哩。阿嬌道。你怎樣會曉得。那大媽道。是賈華賈老爺跟前小使對我說的。阿嬌不聽猶可一聽之下不覺大怒。遂喝退大媽。着人喊進那個小使。兼哄帶嚇的追問。才知世瑚果然和四喜堂兩個信人。王春蘭。吳夢仙姘識。這一氣。非同小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忙叫梳頭娘姨。給他放散髻兒。將頭髮盤在頂上。又叫侍女打開世瑚的衣箱。拿出幾件極時髦的衣帽。穿

換齊全。走到穿衣鏡前。照了一照。果然是個美男子。又取了一隻皮包兒。將適才在梁家贏的鈔票。滿滿裝在裏面。收拾已畢。又叫伺候。備馬車。帶了賈華用的那個小使。逕向四喜堂而來。才進了門。那些班子。見來了一個極闊的公子。忙迎接到房間裏坐下。阿嬌劈口問道。聞得你家有兩個紅牌子信人。一個叫做王春蘭。一個叫做吳夢仙。可在家麼。班子裡回答道。在家呢。阿嬌道。趕快招呼他前來。男女班子。連連應了幾聲是。說道。請大少稍等一會罷。阿嬌怒道。放屁。他兩個既在家。爲甚事要裝腔做勢。還要叫嫖客候着他。班子裡道。不瞞大少說。他兩個此刻。正在對面房裏陪着酒呢。所以累你老人家等一等。阿嬌喝道。陪誰的酒。我偏不准他延挨工夫。男女班子湊到阿嬌身傍。將大拇指頭豎起。說大少低聲些。這位客人。不是等閒人物。倒很有些來歷。你老人家若問他。他便是現任巡按使的大公子。阿嬌不等說完。猛然逞着喉音喝道。混賬東西。你敢擎巡按使大公子來壓服我麼。我倒要會他一會。說着。站起來。直往對面房間裏闖。男女班子要阻擋他時。

已來不及了。這時阿嬌跨步入房。見世瑚正坐在酒席上。摟着一個妓女。一遞一杯的喝酒。驀地看見有個美男子闖進來。吃了一驚。忙推開妓女。問道。你是誰。怎麼不懂窰子裏規矩。阿嬌眉含怒氣。頰起紅雲。喝道。你認不得我麼。你快將兩隻囚眼睜開。仔細望一望。世瑚聽得這句話。果然端詳審視。不絲失聲道。哎呀。少太太。你如何改了裝。跨到這裏來。阿嬌啐道。偏你能嫖。偏我不能嫖麼。世瑚知道阿嬌是有心前來和自己淘氣的。急急笑容滿面。說少太太。既喜歡來光顧光顧。好極了。這裏有現成好酒好菜。請坐下來。吃幾杯。阿嬌道。則個自然。但我生性最不受吃人家贖下的東西。換了罷。說畢。將檯子使力一翻。只聽噹噹聲音。早把那些杯盤碗箸。打個粉碎。世瑚不敢做聲。遂叫男女班子。重行擺酒。此時王春蘭和吳夢仙兩個妓女。知事不妙。打算溜走。阿嬌眼快。一把攔住笑道。你兩個莫怕。且坐下來。我還要同你們談談呢。春蘭夢仙。喏喏連聲。不多時。男女班子安排桌椅。拾掇器具。復又擺酒。阿嬌端然正在中間坐下。世瑚并春蘭夢仙。沒奈何。少不

得也來相陪。雖然傳杯把盞。終有些侷促不安。倒是阿嬌談笑自如。忽而叫兩個信人唱曲子。忽而叫世瑚給自家斟酒。忽而又說些風話。有時高興起來。揪着世瑚耳朵灌酒。直弄得他們七顛八倒。驀然指着春蘭夢仙。對世瑚說道。他兩個生得怪好的。我愛他不過。打算討回家去給你做小老婆。你可願意麼。世瑚明白阿嬌是假話。也便假意道。你休要取笑罷。阿嬌正色道。誰同你打誑語呢。我的意見。是怕你時常出來。悞了署裏事情。不如將這兩個。買到家中。一來你不致一心掛念兩地。二來我到沒事時候。叫他們唱支曲兒。給我解解悶。不是一舉兩得的麼。世瑚見他這樣。也辨不出是真。是假。老實些拿定主見。連連搖頭道。任憑你怎樣說法。我是決計不要的。阿嬌道。你當真不要他兩個麼。世瑚道。誰欺你來。阿嬌道。你既不要。我要他了。世瑚道。這話我不懂。你要他做甚事。阿嬌哈哈大笑道。我討他兩個做我的。小老婆。這一句話才說出來。不打緊。引得世瑚春蘭夢仙。以及好多男女班子。都笑得前仰後合。阿嬌道。你們不用笑。當真那做男子的能討小老婆。難道我

們婦人家便討不得嗎。既然如此。我偏要討！。我偏要討。這時鴛母也站在房外看熱鬧。聽阿嬌恁般說。料定他是鬧頑笑的。遂有意同他作耍了。忙搭趣着跑進來。對阿嬌說道。少夫人。你老人家。既然賞識我這兩個小娘子。便給你老人家帶回去。但有一層。你須叫他兩個做你少太太的小老婆。萬萬不能做少大人的小老婆。我才肯賣呢。阿嬌趁鴛母的口氣。便大煞風景道。當真麼。鴛母道。真的。阿嬌道。要多少錢。鴛母笑道。他兩個如果給男子們做小老婆。身價銀子。每人三千塊錢。若給少太太做小老婆。我情願半盡義務。只取半價。兩個人也只要三千塊錢。就夠了。阿嬌叫聲好。喊道。取錢來喊聲未完。早見那個小使。將皮包送入。阿嬌接到手中。打開。果然數出三千元鈔票。向桌上一擲道。錢在這裏。拿了去。寫賣身紙來。立刻同我回去。說畢。拍手大笑。起先鴛母和阿嬌說了頑的。誰知弄假成真。如今知道不妙，忙陪笑道。少夫人。當真的麼。阿嬌陡然放下臉色道。好大個脚色，少太太還同你說戲言嗎。你若有半字留難。我立時傳縣知事。封你的房屋。擡你出境。

○並將他兩個。發往濟良所。另行擇配。包管叫你這老狗婆。人財兩空。說畢。對那小使道。你快點到縣裏去。可憐鴛母到了此時。真是進退兩難。欲待不允呢。又怕阿嬌的勢力，欲待應允呢。眼睜睜一對搖錢樹子。被他奪了去。委實有些捨不得。再看世瑚和春蘭夢仙。都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原來世瑚久已想討他兩個。一來怕鴛母奇貨可居。二來怕阿嬌不肯納。如今見阿嬌忽然鬧這齣頑意兒。他心中估量。萬無婦人家能娶小老婆的道理。不過借此名目。給我撮合的。春蘭夢仙，也是這樣思想。所以他三人反而暗自喜歡，惟有鴛母急得含着一泡眼淚。直挺挺跪在阿嬌面前。哭着說道，求少太太成全。阿嬌理也不理。說道。你便不寫賣身紙麼。我也不怕你翻覆。你既收了我的錢。諒你還敢同我反悔麼。好好我也走了。言訖。站起來。一手扯住春蘭。一手扯住夢仙。又回頭對世瑚說道。我今晚納寵。你也該給我照料照料，於是押着世瑚。一齊出來，上了馬車。飛也似的回署。

第八回 異想天開代人納寵 佳音傳來飛黃騰達

到了署內。先將春蘭夢仙。帶至他翁姑面前行禮，世瑚的父母。見了阿嬌改了男子裝束。吃了一驚。又見兩個如花似的美人。越發詫異。忙問原故。阿嬌笑着。將上項事情，從頭至尾。復述了一遍。世瑚的父母道。我倒不曾聽過婦女們納妾呢。你怎地幹出這些把戲來。阿嬌好生不樂。說道你老兩口兒。倒不要這樣講。須知我並不是好意做此事。實係管束你家兒子胡行亂走的。我不討這兩個回來。他一定要討的。你不感激我一番苦心。反說我多事。恁太糊塗了。我起初本打算這兩個做我的侍女罷了。你既如此說。我便假戲真做。曉諭衆人。說巡按使的媳婦。新娶了小老婆。擇定明天晚間。成其好事。單看有誰來干涉我。於是氣冲冲的回了自已臥房。將皮包內剩下來的二千塊錢取出。招呼賈華進來。叫他購買兩副妝奩器具箱籠。兩套衣服。又着好幾個家丁。收拾一個房間。張燈結彩，掛紫懸紅。又着人備了請帖。分頭往各鄉紳富戶家。去請太太少奶奶小姐們。明天前來吃喜酒。霎時間。上上下下的人。忙得鴉飛雀亂。世瑚並他的父母。又不敢阻攔。只得暗暗叫苦。偏生請的

那些女客。聽說婦人納妾。都當做新聞一般。第二天清早。不約而同的。一齊前來。阿嬌過身着的男子吉服。儼然是新郎官打扮。和女客一一周旋。衆人見他這種模樣。不覺好笑起來。他恬不爲怪的百般豪興。到了晚間。前前後後。燈燭輝煌。一羣僕婦。簇擁着春蘭夢仙出來。先拜天地。後拜祖先。阿嬌又逼着世瑚的父母。雙雙坐下。叫春蘭夢仙。給他老兩口兒行禮。然後又代自家磕頭。鬧過儀制之後。衆女客只才紛紛各散。阿嬌一手攬一個。進了洞房。三個人在一張床上同睡。自此以後。阿嬌對待春蘭夢仙手段。並沒有別的狠處。只是不準同世瑚會面。天天晚上。阿嬌都同他兩個在一處宿。也有時打熬不住。便招呼賈華進來。快樂快樂。權做世瑚的替人。世瑚見阿嬌不同自家沾身。少不得在外面。又暗中辨識幾個妓女消遣。那知阿嬌耳風又長。消息又靈。眼線又多。動不動被他調查出來。立刻搗巢滅穴。叫他頑不成。書不煩叙。但凡世瑚有了外遇。無論如何。阿嬌都是想法子討回來。不上多時。已被他買了十來個。世瑚忿恨非常。憑着他的父母。和阿嬌大開談判。

。阿嬌道。你疑惑我當真要他們做小老婆麼。可知我還是代你辦的。但有一層。你要我將他們給你。除非你暫時。得着了挺好差使。否則不行。若說此時如你心願。我萬萬做不到。於是將日前將軍的夫人。譏諷自家一番話。說了一遍。世瑚的父母。見阿嬌恁般有志氣。反而跨獎他大賢大德。遂竭力慫恿兒子上進。世瑚沒法。只好依從他父母言語。置備行裝。匯撥銀兩。他父母又親筆寫了幾封密切信件。叫世瑚投遞京裏某大人先生。請其代他運動。世瑚擇定日子。急急動身。往北京去了。不到多時。世瑚有信回來。說是已經有些眉目了。再過幾天。又接到世瑚來電。說是已有某大老專呈保薦了。甚麼親見呀。存記呀。接二連三的好消息。紛紛傳來。約莫有一個月後。世瑚居然奉令簡放某地鹽運司。阿嬌自然是歡喜的了不得。接着。世瑚也就請訓出京。回來預備接收家眷。一同赴任。阿嬌和世瑚隔別多時。今天既由遠道而回。又得了官職。那番親熱。不必細表。只是言談之間。似乎有句話不好意思出口的光景。接連好幾次。都是這樣。阿嬌是玲瓏剔透的人。早明白了十

分。登時放下面皮。對世瑚說道。你不必裝這些鬼鬼祟祟的樣子。你的心事。我已知道了。你刻下放了鹽運司。別的事都不擺在心上。第一樁。是想我將那幾個小老婆。給你受用。可是不是呢。不錯我當日曾經有過這句話的。但現在你休做這個夢。老實些告訴你罷。那一天不是我激發你。你也不肯到京去幹功名。不進京運動。你如何今天能够有到手的鹽運司呢。你以為混到這小小官兒。便自鳴得意。在我看。算不得。早呢。若忽我發放那幾個小老婆如你心願。須等你的前程。掙扎到你老子還大。我才應允呢。你此番到任。只有我同賈華。春蘭。夢仙。並一羣男女僕婦。跟隨你去。像其餘的那些狐狸精。我將他們放在這裏。服事你的老子和你的媽。世瑚被阿嬌一語道破隱情。那敢違拗。如奉將軍令一般。急忙答應。臨起程前兩天。阿嬌親自到在城現任官員。以及各鄉紳家走一遭。在表面上看來。是辭行。其實實弄自家丈夫。現今已得了實缺差事的意思。惟有和將軍夫人說的那些話。又傲又驕。着實令人難受。兩下裏很爲較量幾句。比及回署。又逼着世瑚。向他父親商

量。將會知事帶往任所。沒幾日。果然那會知事和他妻子曾太太同來了。阿嬌好不高興。動身的這一天。巡按使署裏衛隊。荷槍奏樂。直送到城外碼頭。沿途之上。看熱鬧的人。擁擠不開。阿嬌和曾太太故意乘坐敞帘馬車。東邊望望。西邊瞧瞧。彷彿要教人曉得他就是現任巡按使的媳婦。新任鹽運司的夫人。果然那些男女老幼。沒一個不嘖嘖誇獎。說這位太太。年紀恁般輕輕的。福氣竟這樣大大的。憑這副面相。將來還不止這樣哩。阿嬌聽了。那身子如在雲端裏差不多。說不出來的快樂。一雙秋波。含着帶笑不笑的模樣。瞅了曾太太一眼。忙叫停車。招呼衛隊道。你趕快將適才談論我的那幾個人。帶來見我。衛隊暴雷也似的一聲。早摩拳擦掌。跳出去五七個。可憐那幾個說話的男女們。知事不妙抹頭便跑。怎禁得衛隊一湧上前。和鷹抓燕雀似的。押到阿嬌車前跪下。嚇得魂不附體。索索的抖顫起來。則見阿嬌和顏悅色的道。你這班肉眼凡胎。居然識我是大富大貴的相。很有道理。我問你。我將來要闊到甚麼地步。趕緊說給我聽。那幾個男女。齊齊叩頭道。少夫人。……才

說出這三個字。阿嬌喝道。胡講。曾太太在旁道。稱呼弄錯了。他老人家。從前是少夫人。如今是夫人了。還不改口嗎。那幾個男女們。連連叫道。夫人。若問將來麼。你老人家福氣。大得很呢。你想發財。財神爺爺就把黃的是金。白的是銀。雙手送過來。你們老爺就要官上加官呢。阿嬌不等他們說完。早笑向曾太太道。你看他們倒會善頌善禱呢。遂打開皮包。抓了成張鈔票向地上一擲。說你們拿去分了罷。那知開了這個端。不打緊又引動好多窮苦百姓。通同圍攔上來。七嘴八言。全是些吉利話。比先前那幾個男女們。說的越發好聽。阿嬌又笑了笑。照數重賞。才一起退走。又是一起。將阿嬌坐的那乘馬車。環繞得密密層層。車子不能轉動一步。阿嬌便有些不耐煩了。罵道。不知足的死囚。來。將他們攆走了。衛隊得了這句話。遂仗着勢力。登時拳打腳踢的驅逐。跌倒的。踹傷的。不計其數。那阿嬌的馬車。如飛的出城去了。又碰壞了好多人。上了船。世瑚便叫開船。晝夜趕。這一天。已到任所。接任後。阿嬌對待世瑚的手段。比從前更逼緊了一步。署裏不拘大

小事體。一切權柄。都在自家手裏。又有兩個心腹。和他通同一氣。外部的事。交給買華經營。內部的事。倚仗曾太太佈置。反而世瑚一點主都不能做。所以世瑚應得的錢。一箍腦兒。被他三人賺去了。只是阿嬌的錢過多了。沒有用處。遂想想法子來用。派三五個家丁。帶若干錢文。從早至晚。在大街小巷閒逛。只要看見那家綢緞舖裏。到了時新花樣。任憑價銀再貴些。都是買的。更有椿痺病。一經衣料買回來。立時就要做成。時常招呼二三十個成衣匠。給他趕做。才著了兩三天。覺得又不合式了。有時僕婦使女們。無意間。將他嶄新衣服。污了癩點。他便立時大發雷霆。拖過來。毒打一頓。洩一洩心頭恨氣。却也有椿好處。打過這個人。便將染污的衣服。賞給他了。那班用人。識透他的脾氣。個個都故意把他極心愛的衣服弄一點兒齷齪。準備挨打。倒底落個大便宜。這也不止一次。至於他吃飯喝茶呢。和別人又不相同。不論甚麼佳餐。但凡他吃過一回。便嫌不好了。在那飲食上。花費的錢。着實不少。這還不算椿事。他到沒事時候。除得出去閒散。又常常派人在

外。找尋一班說書的。唱彈詞的。講笑話的。到衙署裏。給他解悶。只要引得自家歡喜。內中有個唱雙珠鳳彈詞的小子。名叫李大章的。年紀約有二十歲上下。生得清眉秀目。伶牙俐齒。裝做旦脚。那種神情態度。簡直兒像青年閨秀一般。阿嬌極其愛他。特地招呼他到跟前。問他藉貫。家世歲數。可曾聘過妻子沒有。李大章曉得阿嬌是極好恭維的人。便百般獻媚。奉承得阿嬌手舞足蹈。又說家道貧寒。那有錢娶妻子。阿嬌遂將春蘭配給大章。大章雖然千恩萬謝。那面龐上。是有心事似的。阿嬌明白他意思。遂說道。孩子。你不用躊躇。我既賞一房妻子給你。自然成全你到底。甚麼衣服。首飾。費用。等項。都有我呢。不用你操心。我衙門內空房多得。儘可撥一所屋子。給你住。說畢。叫使女們。取本通書來。自家接在手裏。繙着看着。他也認不得個字。見通書上一行到底。料定都是好日期。笑說道。明天就是良辰吉日。給你兩個成就這樁好事罷。李大章喏喏連聲。磕了幾個頭退下。阿嬌一團高興。遂一面貼出若干銀錢。派家丁分頭購買各式物件。一面對春蘭說。

道。你在我跟前。做了個有名無實的小老婆。好似活守寡一般。委實對你不起。我今天發放你了。這李大章縱然出身微賤。有我替他想法。將來提拔他。不愁他沒有小小前程。何況那孩子面貌兒又俊俏。性情兒又溫和。包管你嫁與他。如心如願的。春蘭如逢大赦一般。那番喜歡。自不必說。到了第二天。阿嬌清早就起。照料各事。彷彿做了春蘭家的主婚人。到了午後。遂派人抬乘轎子。迎接大章前來。同春蘭結爲夫婦。排場局面。也自闊綽非常。從此阿嬌不準大章再到別人家說書去了。每天叫他唱一段給自家消遣。他夫婦兩個。吃的。着的。使用的。都是阿嬌供給。世珣有些看不下去。暗地會勸過阿嬌幾次。叫他節省些兒。何必將那有用的金錢。在這般人身上花費。真是無利無名。那知阿嬌不但不聽丈夫的好言。反而翻過面皮道。我曉得你這吃醋的心思。你見我將你心上人王春蘭。配給唱書的作妻子。不好直說。反用別的話來責備我。你不責備我還好。既責備了。我老實些。一不作。二不休。明天偏將夢仙再給別人。果然揀了個極體面能幹的家丁。立即將夢仙賞給了

他。所有一切賄賂。兀自比春蘭出嫁時。加倍豐富。於是衙署內。上上下下人等。沒一個不稱頌阿嬌體貼下情。這個風聲傳到阿嬌耳朵裏。他便索性將自家淨用的男僕女人。但凡不曾婚娶過的。都替他們成雙作對配合起來。

第九回 獲寵言三遷膺虎節 眞幸事一索產麟兒

看官阿嬌的福命。固然真好。世瑚的官運又是亨通。在運司任上。不到半年這一天。京裏有電調世瑚進京內用。世瑚不敢耽擱。急忙將署內一切公事。交代後任。帶同家眷。尅期到了北京。覲見時候。很得了幾句誇獎。說他在任辦事。老成練達。算個幹員。並賞給徽章。叫他稍候幾時。自有特別委任。世瑚回來告訴阿嬌。夫妻兩個。一面心裏快樂。一面等待好音。果然沒幾日。簡放了某部次長。世瑚這一喜，非同小可。對阿嬌說道。這回意外升官。說也奇怪。既不會花錢運動。又不曾託人保薦。怎麼不費吹灰之力。輕輕得了個次長。真是夢想不到的事哩。阿嬌瞅了世

瑚幾撇。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你可曉得這次升官的原故嗎。你兀自糊塗呢。我明白告訴你罷。都是我的命好。福氣大。你自己想想。我嫁到你家。你老子就做法道。尹升巡按使。不到三年兩載。你又做了運司。今天又升次長。試問你家不曾娶我時候。怎的你父子兩個。竟沒有這些機會哩。不是我說句大話，我的命。比天下婦人都好。你不信。且慢慢的等着了。只要我不死。包管你的前程。總要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說完。對着世瑚。冷笑不止。世瑚也以爲自家沾着阿嬌的光。由此越發將他當做神仙般看待。接着。料理到部視事。只是官職雖然比鹽運司大得好多。爭奈次長一席。每月裏劃定薪水公費。清苦異常。反不如外任官兒。有些生色。些微不知節省。不但不得贏餘。時常自家賠本。首先阿嬌就有些不耐煩。私下同世瑚商議。打算運動外放。合該天從人願。居然被他碰到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來。這時政府裏。因爲財政困難。刊發若干萬的公債票。除得京內外各官員。照額攤派外。如有購買在十萬元以上的。暫時有特別獎勵。阿嬌得了這個消息。遂和世瑚。各拼

擋在運司任上賺的那些昧心錢。湊足十萬元。報效上去。政府裏見他到任未久。竟能殼這樣急公好義。預備提升錄用。固然是優獎世瑚。激勵他一番愛國熱心。其實做個榜樣。給京內外大小官員看看。可巧有個邊省將軍兼署巡按使的。因病出缺。就特任世瑚接充此任。又因邊務吃緊。叫他火速前去。世瑚不敢怠慢。急急料理一切。請訓出京。帶着家眷。並賈華。曾知事夫婦。李大堂春蘭夢仙。以及一班男女僕婦動身。向邊省而來。在路非止一日。已到邊省。赴任接印。那番威武榮耀。自不必說。阿嬌進了行署。第一樁事。就同世瑚約法三章。說是你做這將軍又兼署巡按使。全從十萬洋錢公債票得來的。但這十萬元。內中却有我一半。我和你算是做了個股份生意罷了。從今以後。你只能担個虛名。我要得些實惠。不拘大小事體。須預先和我斟酌。我准了口。你才能實行。你如果擅自做主。我可不答應的。世瑚本來被阿嬌挾制慣了。又因自家功名富貴。全仗他的福氣得來。到此地步。焉有不肯的道理。阿嬌見丈夫依從了。彷彿軍民兩長。是自做的一般。當時叫進賈華。問

道。你跟我好多日期。也辛苦够了。如今我有心調劑你。你探聽這裏。那個差使好。告訴我。我替你想法。賈華道。權運局總辦很好。阿嬌道。可在本城麼。賈華道。離將軍署。只隔了一條街。阿嬌道。既在本城。好極了。我就委你就是了。但有一層。你天天還是要到我這邊來的。賈華道。則個自然。阿嬌道。來。！招呼下委任狀。賈華忙行了個禮退下。阿嬌又傳會知事進來。對他說道。你想做甚麼官。會知事嘆口氣道。我倒羨慕做某處的廳長呢。只是我階級甚小。怎能够如心願哩。阿嬌道。這算甚麼。你想他。我便委你幹罷。又叫道。來。！招呼下委任狀。那會知事謝了謝退下。阿嬌又問李大章道你還是在我這裏混混。還是大小想個前程。那大章年紀雖然生得輕。他的志向。倒也極大。如今見賈華會知事都有差使。早在旁邊垂涎的了不得。難得阿嬌問及他。他便撲通往地上一跪。說求夫人栽培。賞點體面則個。阿嬌躊躇道。這孩子。怪可憐的。若說不調劑你一樁事。很有些對不住。若說給你好差遣。又怕外人議論。反而於我面子上。有些下不去。你自家想想。那件差使

。又賺錢。又閒散。又不擔責成。大章尙未答言。那曾太太插言道。這樣說。只有軍營裏總稽查。最是合宜。阿嬌笑向曾太太道。虧你想得到。我就委他做總稽查便了。來。：招呼下委任狀。大章爬下來。磕了幾個頭。站起就走。阿嬌又將他喊住。說你辦這事。須要依我言語。聽清楚了。日間到營裏辦公。晚間回來。還要唱書給我聽。誤了事。我一定重辦的。那大章連連答應。阿嬌又對一班家丁道。主人做了大官。你們當奴僕的。也須得個一官半職。才有些光彩。衆家丁通同。團跪在阿嬌面前。齊聲說道。求夫人賞飯吃。阿嬌笑了一笑。指着那個肥胖些家丁道。你的身材高大些。可以去作團長。那肥胖的家丁。磕頭道。謝謝夫人。阿嬌又指着一個面目兇惡的家丁道。你的相貌魁梧些。可以去做營長。那個家丁站起。請個安道。謝謝夫人。阿嬌又指着某某幾個家丁道。你等外表不及他兩個。只配去做隊長。連長。司務長。司書生。罷了。衆家丁又轟雷也似的。應了一聲道。謝謝夫人。於是磕頭請安。鬧得一團糟。阿嬌將手一揮。說下去罷。又向衆僕婦侍女道。

你們各人的丈夫。大小都有了官職。也須擺些官太太身份才是。譬如首飾嫌古了。是要重辦時髦的。衣服嫌舊了。是要另做新鮮的。如果仍然這樣打扮。將來被別人聽見。還笑話你呢。衆僕婦侍女道。我等何嘗不想裝潢裝潢呢。只因有個難處。阿嬌忙問原故。衆人道。此刻那有許多錢。來購買這些物事哩。阿嬌聽了。登時放下面孔。罵道。一班窮鬼。連這幾個錢。都沒有。衆人不敢做聲。阿嬌笑對曾太太說道。咳。我做人情。須做到底。些須銀子。我賞給他們罷。曾太太點點頭。說夫人恩典。在你老人家破費無多。他們就沾實惠不淺了。阿嬌向衆僕婦侍女道。你等思量下子。那幾樣應買的。那幾件萬不能少的。划算划算。共須幾多。告訴我。先是春蘭心裏沈吟半會。說少了。怕不够買。說多了。又怕被阿嬌罵。再三斟酌。挨至阿嬌身旁。豎起五個指頭。對阿嬌低低說道。這個數目就够了。阿嬌道。可是五百元麼。春蘭搖搖頭。阿嬌道。大約是五十塊了。春蘭道。夫人猜得一些兒不錯。阿嬌驕驕地拍着桌子。罵道。胡說。混帳。豈有此理。好不知進退的東西。春蘭料定五

十塊錢。說多了。好生懊悔。口也不敢開。低着頭。溜向別處去了。阿嬌並不理會他。又問夢仙道。你算清楚了。需幾何。趕快報得來。夢仙見春蘭。方才挨阿嬌呼斥。也疑惑他報多了。連忙上前。吞吞吐吐的。說道。我這要三十元。還沒說完。則見阿嬌勃然大怒。打了夢仙兩個耳光。又罵道。不長進的奴才。越說越不成話了。算了罷。衆僕婦侍女們。見阿嬌大發雷霆。大家都面面相覷。不敢再說。惟有曾太太。明白阿嬌意思。當下說道。你們鬧到此刻。還不曉得夫人動氣。爲着何事哩。我告訴你們。你家主人。是惱恨錢數說小了。阿嬌見曾太太道破心事。連連拍手道。還是你有見識。和他們畢竟不同。試問現任將軍兼暑巡按使的夫人。可能够賞三五十塊錢給奴婢們嗎。我不恨他們別的。存心小量我。怕我不肯多賞。所以纔說這點數目。這班人。到底是小戶人家出身。不會開過眼界。所以纔說出這些寒酸話。曾太太又道。夫人且請息怒。我的愚見。給多給少。還請你吩咐一句罷。何必屈尊就卑。來問他們呢。阿嬌回噴作喜道。這也說得是。春蘭夢仙。和他們都要特別

一點。我預備每人給二百元。其餘的。各給一百元。曾太太說道。夫人賞派得不錯。阿嬌大喜。隨時取了錢。按名發給。又送曾太太二百塊錢。說道。你也帶去。添補添補。曾太太故意謙讓一頓。方肯收下。再說賈華同曾知事這班人。奉了委任狀之後。到差的到差。接事的接事。一個個耀武揚威。興高彩烈。那行署裏打雜的。燒火的。挑水的。管門的。也都看得眼紅。於是請託人。在阿嬌跟前。懇求賞點事體。阿嬌總是有求必應。設法安插。不打緊。軍民兩府裏重要事體。都被他的私人佔滿。並且還有一兩個優差。正在找人去幹。阿嬌忽然天良發現想起一樁事道。我倒有好些年。看不見我的父母了。不知日子。過得可好不好。我何不派人到家鄉。將他兩個接來享福呢。何況這裏位置甚多。也可找樁事。給我家父親做。讓他賺幾個錢。好回去快活快活。主意已定。便不耽擱。忙取了盤川。打發兩名家丁。即時動身。往邯鄲縣去了。約莫有一個多月光景。吳仁馮氏。果然來了。阿嬌見他父母。身上着的衣服。雖然比從前漂亮好些。仍然不會脫寒酸樣兒。和自家使用的一班

男女僕婦。比較起來。反不及他們落落大方。惟有馮氏言談舉動。着實令人討厭。世瑚聞得他岳父母到了。特地前來敷衍一番。那知馮氏見着世瑚。滿口稱呼他大人。老爺。活菩薩。談幾句心。說幾句話。擎着那枝短旱煙袋兒。指東劃西。彷彿那雙手。不知擺在甚麼地方才好。世瑚倒毫不介意。直氣得阿嬌渾身亂抖。也顧不得馮氏從遠道而來。遂當面呼斥道。媽。少要在這裏出醜。免得被人恥笑。滾開了罷。馮氏並不動氣。說道。哎呀。姑娘。承姑大人老爺活菩薩問我的話。我怎能不對答他呢。你既不准我說。我便不開口。於是搭越着。到下首椅子上坐下。世瑚又同吳仁講了幾句客套。也便走了。這時廚房裏早送了好多點心上來。阿嬌也陪他父母吃了些兒。一羣僕婦侍女。絞手巾。倒茶裝煙。送至馮氏跟前。馮氏見這些人。臉上肌膚。比自家生得嬌嫩些。身上衣服。比自家着得華麗些。也不知他們是些甚麼人。直嚇得站起來。對這個說道。罪過罪過。有勞你嫂嫂。對那個說道。不敢不敢。難爲你太太。阿嬌看不下去。陡然放下臉色。喝道。媽。你同他們鬧甚麼客

氣。他們都是我使用的人。你是我的母親。理應來服事你。你須和他們分個尊卑上下。才是道理。怎的嘴裏太太長。嫂嫂短呢。你稱呼這些人。簡直兒你以奴婢自居的了。下次如再這種樣兒。我便不認你是我的媽。也就簡直兒將你當做我的奴婢看待。可莫怪我沒體面給你。馮氏聽了。忙嘴裏唸道。阿彌陀佛。這句話。真正要折煞我的壽數少過幾年了。我的好姑娘呀。你休說叫我做你的奴婢。便叫我來服事這些太太嫂嫂們。我都情願的。這裏住的是大房屋。強似當日在家住草房。這裏睡的是高床鋪。強似當日在家裏蓋穰草。這裏吃的是熟米飯。強似當日在家挨饑餓。這裏著的是好衣服。強似當日在家裏受寒冷。阿嬌越聽越氣。不准他再往下講。睡得馮氏滿頭滿臉的涎沫。罵道。呸。啐。老不死。老厭物。老不識抬舉的東西。是個作奴才的命。開口全是一派奴才話。從今以後。你就做奴才罷。說畢。氣衝衝的。向馮氏怒目而視。曾太太見他母女兩個。鬧得不成樣子。遂上前勸解。又同馮氏附耳噥噥咕々。說了好半會。馮氏道。承你老人家指點我。但我一時。怎能改變得過

來呢。曾太太道。沒有別的章程。只好慢慢演習罷。馮氏受了曾太太的開導。每天從早到晚。不作別事。專門學時髦話。不到半月工夫。居然大有進步。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竟像個現任將軍兼署巡按使的岳母太夫人了。阿嬌快樂非常。又在行署內。找了樁吃現成飯。拿現成錢的事。給他父親吳仁去幹。由此他老兩口兒。依靠阿嬌。不在話下。看官。世界上的人。得一寸。便想一尺。得一尺。便想一丈。成了普通習慣。追本窮源。那顆心。總是犯着不知足三個字的通病。像阿嬌呢。當初作窮苦女兒時候。不過想嫁到有錢的人家罷了。比及嫁到有錢人家。見着公公做官。便想丈夫做官。比及丈夫做了官。又望升官。如今世趨的前程。已到將軍兼署巡按使了。勢力又大。金錢又多。到此地步。似乎那心窩塘兒裏。也該滿足的了。那知他還有一件不如意的事。你道是那樁缺陷。原來到今日。膝下不曾生得一男半女。莫小量阿嬌這個人。此時正在紅運當道。只要心裏想怎樣。便能够還他個怎樣。他從前想丈夫做官。不消一二年。居然得了大員。他如今既想自家生育。不及幾

個月。居然又產了麟兒。阿嬌夫婦。似半天得月一般。那小孩子生下來。沒有一個月。忽然得着政府電報。着世瑚迅速進京覲見。世瑚嚇了一跳。疑惑於自家位置上。有甚變動。因暗地打個密電。給至好朋友。託他探聽。究竟爲着何事。當時覆電到了。說並沒別項事情。刻下政府裏。因他在邊省辦事。很有經驗。打算調京重用。世瑚只才放心。急忙告訴阿嬌。阿嬌抱着他兒子笑說道。我這孩子的福命更好。才出娘胎胞。就應驗在老子身上升官。我看他將來的功名富貴。比你還要大呢。世瑚也自高興。遂收拾收拾。登程進京去了。

第十回 驚噩耗平地起風波 概下場宦途如水淡

阿嬌見世瑚晉京之後。拿得穩。不到一月半月。總有好消息傳回來。那知一連等了好些時。居然杳無音信。心裏不免有些疑惑。遂同會太太談論。會太太道。夫人何必性急哩。這件事。不是暫時就能敷揭曉的。阿嬌道。話雖如此。我心裏總有些委決

不下。並不是急急望他升官。怎的他連一封平安家信。都不帶回。曾太太道。夫人說得不錯。在我的愚見看起來。他却有他的難處。他好多時不進京。如今既奉令前去。甚麼親見呀。拜客呀。請酒呀。我雖不然會親眼看見。揆情度理。大約像這樣子忙法呢。總是免不了的。那裏有閒工夫記掛到家裏。若說兩邊衙署內。一切公事。橫豎他已經交代總務科長辦理。他自然放心大膽。沒後顧之慮的了。他必須等各事忙過後。才有信寄來。我勸夫人且耐住性子。候一候罷。阿嬌聽會太太這番入情入理的話。登時又喜歡起來。招呼奶娘。將兒子抱到面前。頑耍了一頓。覺得有點困倦。忙叫奶娘抱開小孩子。獨自一個。進入臥房。着僕婦們服事自家睡下。猛地聽得上房外一片人聲嘈雜。阿嬌吃了一驚。連忙爬了坐起。正欲詢問何事。則見他的媽馮氏。氣急敗壞的跑進來。大叫道。不好了。姑大人已經在京裏拿辦了。阿嬌急急問道。這個信息。你從那裏得來。馮氏道。我也不曉得。是聽他們說的。他們都在外廂呢。你快些去問問他們。便知明白了。阿嬌急得雙眼流淚。可憐兩條腿子。都嚇

軟了。遂一手抓住馮氏肩膀借勁。抖抖顫顫的。出了房門。果然見他的父親吳仁。和賈華。大章。春蘭。夢仙。曾太太。夫婦。以及一班男女僕婦等。都黑壓壓湧滿一屋子人。在那裏交頭接耳的議論。看見阿嬌來了。他父親吳仁。首先哭下來。說姑娘。這怎麼好。姑爺在京裏被人告發貪贓。枉法。賣官。苛斂。殃民。五大罪狀。已經奉命拘押。歸案訊辦了。德說還要拘提我等一齊到京問罪呢。吳仁還沒說完。阿嬌耳朵裏和打了個霹靂一般。半晌說不出話來。好容易才抽過一口氣。遂攤坐在地上。搥胸頓足。大哭不已。曾太太勸道。夫人。事到如此。不是一哭就能了事的。如今大人既被拿辦。又要追究我等。在我看。這裏萬萬不能久居的了。大家須商量商量。想個對付的方法才是呢。阿嬌一面止住悲聲。一面對曾太太說道。我此刻方寸亂了。那裏還有主見。你向來心計兒是好的。主謀兒是多的。務必幫助幫助我。才不辜負我平日待你一片好心。曾太太道。夫人。但放寬心。我來替你籌劃籌劃。說着。抓耳撓腮。沈吟了半會功夫。向阿嬌道。今天這樁事。第一着是從速離掉

這將軍行署。現在大人既在京受了控告。一經切實追查。只怕於各人都不甚方便。莫如趁此刻。早爲之計。若不見機而作。到了彼時。那就要受凌辱了。依我章程。大家各尋個躲避的地方。一不能露驚慌模樣。二不能被別人覷出破綻。悄悄將金珠細軟。打疊好了。慢慢騰挪到別處。如果大人沒甚風吹草動平下了頂好。萬一有點干碍。也可爲將來留個餘步。阿嬌並衆人很贊成太太的計策。於是着賈華在外面張羅。果然尋覓個秘密所在。當下阿嬌。以及賈華會太太夫婦等人。將一切私囊。通同寄頓出去。果然不上兩三天。京裏派人前來接世瑚的任。並按照彈劾的案子。一查辦。幸喜阿嬌早有準備。不曾受甚麼驚嚇。這時行署裏辦事人員。都已陸續散去。惟有阿嬌手下的私人。兀自團聚在一處。但久住在這邊省地方。總不是個長策。阿嬌遂同他父母並賈華會太太夫婦商議。打算一同到他翁姑任上一面給世瑚設法解脫。一面權住幾時。再作計議。衆人俱以爲然。阿嬌預備大家打夥伴動身。則見會太太對阿嬌說道。這事尙待斟酌。阿嬌道。你打算怎樣辦法。會太太到了此時。

遂也老實不客氣。向阿嬌道。你刻下行期。迫不待緩。我自家的私事。一時不能理結清楚。若說和你同行。萬萬趕不及。倒不如你先動身罷。阿嬌探他口氣。明白會太太因爲世瑚遭了大事。有心想同自己脫離關係。遂用這些話來推託。心下好生不樂。連忙笑說道。哎呀。曾太太。這句話。別的人還可以說。惟有你萬萬講不得的。你和我處了好幾年。那件事兒虧負你。如今我家丈夫。功名望悞。你便首先存了勢利之見。生怕連累你夫婦兩個。就想借此脫身。可不是呢。其實你錯了。我家世瑚。交情又廣。銀錢又多。雖然一朝失勢。又何見得他將來不能官還原職呢。假若他再有出頭日子。試問你夫婦還好意思再來麼。縱然他的前程。沒有希望。不是我說句大話。單我一個人私囊裏。放着金子。銀子。珍珠。寶石。計算起來。不下幾十萬。足可供給我一生一世吃着不盡。總不至於來沾你姓曾的光。我不過因爲此番回去。路途上沒有人做伴。只才邀你同行。你居然忍心想在半途拋撇我。你自己家手摸胸口想一想。可對得起人麼。曾太太被阿嬌一頓數說。也不似從前那種低聲

下氣的模樣。不由板起一副面孔。冷冷的說道。照你這番話。簡直兒將我當做忘恩負義的人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你何能用強迫手段來壓制我呢。我也不曾小量你家丈夫。永遠不能開復。只是我此刻有些經手未完事件。須得料理料理。并沒別的意見。何況俗語云。凡事先顧自己。然後才能顧別人。像你這番言語。未免不體諒人情了。我可不能遵命。若說我因這事。惱了你斷絕將來希望呢。我還有句不懂世情的話。只好等到那一天。再做那一天的計議罷。阿嬌不准他再說。忙賭氣道。也好也好。既然如此。你請自便罷。氣忿忿的站起來。和他母親談心事去了。沒片刻工夫。有個使女來說道。曾太太已經同他丈夫。將行囊箱櫥。搬往別處去了。阿嬌怒他不辭而別。大罵沒良心的東西不止。吳仁馮氏勸阿嬌不必動氣。趕緊預備起程。於是僱了好幾隻大船。搬運一切傢具物件。整整忙了兩三天。才佈置停當。阿嬌遂帶同吳仁。馮氏。賈華。李大章夫婦。并一班男女家丁。離了邊省。直向他翁姑任上而來。當日開船。約莫行了五六十里路。看看天色將晚。那船就在一所鎮

市口停泊。衆人因爲連日辛苦。胡亂吃些飲食。都去睡覺。阿嬌淚眼愁眉。坐在艙中。正和他父母並買華談論世瑣的事。猛然聽得岸上人聲喧嚷。好似天崩地塌一般。接着。早有好多彪形大漢。跳上阿嬌坐的那隻大船。手裏抓着明晃晃鋼刀。不由分說。將阿嬌吳仁馮氏賈華等。一齊細縛。然後翻箱倒篋。將那些金銀珠寶鑽石。以及值錢物件。搜擄一空。這時阿嬌等三人。身子雖然不能動彈。打發大聲呼救。驚動岸上的人。前來捉拏這班強盜。那知這班強盜。並不怕人知覺。反而朗朗喉音。對阿嬌喝道。呔。民賊婦。你將我等當做殺人劫財的盜匪麼。你真看錯人了。我等都是當地好百姓。今天並不願意幹這勾當。只因你家丈夫。在我們這裏做官。全省地皮。都被他剝光了。我等恨他不過。久想報復他一番。替我邊省人民。出一口惡氣。叵奈一時不好下手。合該這厮惡貫滿盈。參官革職。足見世界上。還有循環天理。你這民賊婦。兀自想把這裏刮的民脂民膏。帶回去揮霍使用麼。我等所以跟踪前來。快些留下這筆贖銀。給大家分潤分潤。你呢。幫助那民賊。營私舞弊。滄

亂是非。顛倒黑白。我等本當斷送你的生命。姑念你是個婦人家。從寬發放。哼哼。萬幸今天那民賊。不在這船上。假若和你同行。只怕明年今日。是他的週期紀念呢。旁邊又有兩個人說道。我們已經得手了。和他瑣碎甚麼。快些去罷。那幾隻船上。如何說法。那爲首的道。我等此番來。找的是冤家。覓的是仇人。如今既了心願。那些民賊爪牙。縱有幾個錢。算得甚麼。繇他去罷。衆人道。有理有理。於是攜着搶劫的資財。紛紛上岸去了。阿嬌放聲大哭。停了好半會。那幾隻船上僕婦們。才敢過來。給阿嬌吳仁馮氏賈華等。解開繩索。事後查點。所有細軟等物。都被劫去。只騰些笨重傢具。阿嬌哭道。這一來。我將來吃飯的錢。被強盜通同劫去了。如何是好。吳仁勸道。此刻不必慮到日後的事。第一椿。你自家保重身體。第二椿。趕急開具失單。報官緝盜。阿嬌道。我的積蓄甚多。刻下在忙亂時。如何記得清楚。吳仁道。只好多多開個總數目就行了。賈華道。這如何使得。你的主張。預備以少報多。在我看。情願以多報少。吳仁忙問原故。賈華道。你家女婿。正因貪

贓被告。恨不能報個家產淨絕。才能殺開脫罪名。就是據實稟案。假若官府看了這
 張失單。便做個憑證。你家女婿貪贓的那一條款。不是坐實了嗎。何況再浮開數目
 呢。吳仁道。依你怎樣辦法才好。賈華道。我的主張。不如很很心。認個晦氣。我
 有個理解。說給你聽一聽。我們中途遇盜。論理自然請官從速緝盜追贓。縱然官府
 不因這一案。牽涉到世瑚被告的那一案。試問這個案子。如何能殺暫時破獲呢。照
 常遷延三月兩月。也拏不定。加之失主此時。立地變做窮人。又那裏有許多錢文。
 在這裏慢慢的等呢。還有一層。千句話。併成一句話說。第一着要替世瑚設法開釋
 。只要有他個人在。不愁掙扎不到家私。你們呢。須要拏定宗旨。萬萬不可因小失
 大。阿嬌左思右索。遂嘆口氣。依從賈華言語。又哭着說道。我此番遇盜。弄得兩
 手空空。這沿路上盤川使費。都沒處着落了。賈華沈吟半晌道。這還有法子想。如今
 單是你被劫。所有那些男女僕婦船上。卻絲毫不曾損失。最好趁此時。招呼大家前
 來說明。叫他們先行墊出錢來。供給你用。等到了你公公任上。照數歸還。一來是

多年主僕。二來你平日待他們。又不刻薄。誰沒得天良。似乎這點小事情。諒大家尚不至於留難。阿嬌含淚點頭。賈華不敢怠慢。忙齊集一羣僕婦到跟前。對他們說了一遍。衆人尙未回答。早見李大章和春蘭開口道。我兩個蒙夫人逾格栽培。理應遵示辦理。只是其中却有個難處。我做了幾個月軍營總稽查其實不曾賺得多錢。縱然每月有若干薪水。甚麼應酬呢。用度呢。都在這筆款項裏開銷。混了多時。只落得外面好看罷了。現今大人出了這個岔枝兒。承夫人恩典。帶同我們到老人任上去。我等指望川資使用一切都仰仗人。那知半路上又遇見強盜。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等呢。眼見夫人一無所有何忍心再來叫你老人家負累。我倒有個章程。有願意隨夫人同行的各人了結各人。到了此時。誰不能願誰。若愁夫人沒錢使用呢。大家斟酌斟酌。如果於腰囊稍微充足的。不妨權借若干。給他老人家用一用。說到這裏。暗中向衆人丢了個眼色。衆人會意。遂不約而同。齊聲道。李大爺。你說你自家沒錢。難道我等有錢麼。不瞞你說。我等也是同你一樣。只怕還不如你呢。你

既出那個各人了結各人的主見。料想你一定有回去盤川無疑了。那知我等連盤川都沒有。在任上伺候他老人家好些時。除得吃的。着的外。那裏有一些兒積蓄。如果有點油水。或是有值錢物件。那班強盜。當真沒得耳風嗎。怎麼單單劫夫人的船隻。和我等相也不相呢。只此就是個憑證。剩下你李大爺。既代他老人家出這個主見。我等怎敢違拗。沒奈何。只好另想別法。自行籌劃款子。準備各自散罷。但是流落異鄉。舉目無親。更向誰去借貸呢。阿嬌明白這些人見主子無錢無勢。便各懷去意。不禁氣衝斗牛。拍桌大罵道。千奴才。萬奴才。一班男女僕婦。並不畏懼。也便七嘴八言道。主人不用出口傷人。從前我等在你跟前。貪圖吃你的飯。賺你的錢。所以吞聲忍受。聽你呼得來。喝得去的。如今可不能再擺架子了。論理合當回答你幾句。細想你到底是個主子。寧可你對我等沒情。我等總不能待你無義。說不得。只有讓你一讓。言訖。各人往各人船上去了。阿嬌對吳仁馮氏說道。我平時將這些沒良心的奴才。當做自家人看待。那知他們居然反臉無情。這怎麼好。說着。大

哭起來。吳仁馮氏賈華。再三勸解。阿嬌只住口。這時天色還未明亮。大家都有些困倦。馮氏道。好娃娃。你不用傷心。且睡一會子去罷。阿嬌也覺得口枯眼澀。就和衣臥下。一覺驚醒。則見他父母正同賈華。唧唧噥噥私語呢。見阿嬌醒來。便不說了。阿嬌心下疑惑。忙問爲甚事這樣鬼祟祟的。馮氏料不能隱瞞。便對阿嬌說道。適才聽見船夥兒告訴我。今日大早。那班奴才。都撇下了你。將船開往別處去了。阿嬌並不說甚麼。只重重的嘆氣道。千不怪。萬不怪。我只怪自家兩隻眼睛。不識人罷了。賈華道。他們既然各奔前程。我等也不宜久在這裏耽擱。須得趕急動身爲是。阿嬌哭道。我此時身邊一個錢都沒有。怎好走呢。你須給我設法。賈華道。沒有別的。只得將些粗笨傢具物件。一齊變賣錢文。另僱一隻小船。送到你翁姑任上。到底節省些糜費。商議已定。都是賈華佈置。整整忙了兩三天。才料理停當。阿嬌遂同吳仁。馮氏。賈華。並他兒子。和奶娘起程。一路上淒淒慘慘。不似從前那番闊綽排場。

第十一回 患貧窮旅店染沈疴 挨飢餓荒村吃白食

這一天已到世瑚的父親做巡按使的那個省城了。阿嬌膽子又壯了好些。氣派又大了好些。船才靠了岸。忙招呼船夥兒。到碼頭上。叫了幾乘馬車。開發船錢。取了行李。那些馬夫見阿嬌等人。衣服不華麗。便不大放在眼裏。只淡淡的問道。嫂嫂送你們到那裏去。阿嬌咳嗽道。巡按使公署。那馬夫聽得這五個字。身子早嚇矮了半截。連忙笑着喏喏連聲。伺候阿嬌等人上車。比及到了公署。阿嬌叫馬夫將車子直拉到大堂上。那看管大堂的公役。見馬車裏坐的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子。也不知是些甚麼人。忙上前攔住。問明來歷。阿嬌坐在車子裏。勃然大怒。罵道瞎眼的死囚。大人家裏的親丁。都不認識了。你問我麼。你站穩了。聽我說。你們的大人。是我公公。我是他的媳婦。又指着吳仁道。這位老爺。是你們大人的親家翁。又指着馮氏道。這位太太。是你們大人的親家母。又指着他的兒子道。這小官官。是你們大人孫少爺。又指着賈華道。這位師爺。是你們大人的大總管。那公役不等

阿嬌說完。早倒身跪在地上。嘴裏叫道。小的不曉得是少夫人。該死該死。說着。扒下來。磕頭似搗蒜一般。阿嬌道。不知不罪。饒恕你罷。你趕急進去。回一聲。說我到了。那公役答應幾個是字。站起。又請幾個安。倒退了五七步。只才轉過身子。跑向裏面去了。等候好半會工夫。阿嬌很有些着急。打算逕自入內。遂吆喝馬夫。開了車門。還沒下車。早見那個公役從裏面而出來。挺起胸脯兒。舉起指頭兒。一派裝腔做勢。不似適才那種卑躬屈節的模樣。站在馬車前。嘴裏撇住京腔道。呔。甚麼人。敢冒充咱們大人的媳婦嗎。咱們大人。只有一個少夫人。如今住在衙門裏。怎的劈空會跑出個野婦來。攛了罷。喊聲未畢。早見兩旁閃應一聲。跳出十幾個衛兵。不分皂白。喝令馬夫。將馬頭帶轉。拉着車子。向儀門外就走。到了門外。馬夫停下車子。望住阿嬌喝道。呔。你這婦人。好端端想做巡按使大人的媳婦。前來冒充官眷。連累老子被他們囉唆。如今已攆出來了。兀自大模大樣。坐在我馬車裏幹甚麼。滾下來罷。快些將車錢給我。這時阿嬌被署裏逐出門外。疑猜世珣

的父親。因世珣參官拏問。准是怕遭帶累。所以才不承認自己的。越想越氣。一肚皮的積怒。正沒處發洩。又見馬夫出言奚落。如何忍受得下。仍然攔着官派。向馬夫破口大罵。那馬夫又是欺貧怕富的根性。那裏還把阿嬌放在眼底。驀地跳下來。將阿嬌等從車中扯出。又將各人的行李。紛紛擲在地上。拳擦掌。向阿嬌追索車資。大有用武的意思。就這一頓喧嚷。早驚動好多閒人。齊打夥兒。圍攔上來。不知爲着何事。追問根底。兩下裏各說各的理由。內中有個老者。將阿嬌上下。打量一番。對馬夫說道。這位太太。並不是冒充官眷。實係是前任巡按使賈大人的媳婦。大約他老人家。不曉得賈大人。已經罷了官了。阿嬌大吃一驚。連忙問那老者道。賈大人是甚時候罷官的。如今可在這裏不在。那老者道。太太你真見怪。你家這位公公。平時在這地方做官。又糊塗又會要錢。一點德政都沒有。弄得百姓們。怨聲載道。兩個月前。聞得政府裏。因他兒子參案。牽涉到他身上。位置有些搖動。地方上紳衿士民。遂借這個勁兒。會聯名遞個公呈。要求政府。另行簡任賢員。前

來接手。那知政府裏准了呈請。果然派了人來。你家公公。交代一切。急急帶住家眷回籍去了。我記得動身的那一天。有好幾萬百姓們。一人手裏抓了一箍香。趕到城外。嘴裏說的是替青天大人送行。其實衆人早已商量好了。打算拿熱烘烘的香。將他活活燒死。幸喜有軍隊彈壓。還不會鬧出大亂子來。現在他已走了。你老人家趕得來。這新任大人。自然不理會你的了。却又怪誰來。阿嬌聽得這番話。大失所望。別的還不打緊。只有來的川資。沒有回去的路費。不禁坐在地上。放聲痛哭一場。那不做美的馬夫。再三催索車錢。語言強硬。阿嬌沒法。如數照給。除開銷馬夫外。僅贖了不足十塊洋。遂同他父母並賈華商議。在附近覓一所小小客寓。權且住下。再籌畫歸計。於是各人背負着行裝。是挨磨似的。到了一家棧房。揀個極便宜的房間。安頓行李。一連斟酌兩三天。竟想不出個回去的章程。贖下的錢。看看使用淨盡。阿嬌日夜焦躁。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像阿嬌這個人。數年以來享盡人間厚福。現今忽然過窮苦日子。怎能消受得住。早悶出一場病來。人事不

知。甚是沈重。吳仁馮氏。急得沒法。遂湊了幾百個錢。請一位醫生。給他診視。據醫生說。他的病源。是想錢想出來的。任憑甚麼靈丹妙藥。都是不行。惟有時常聽見洋錢清脆聲音。方能望他病好。吳仁馮氏。依從那醫生言語。在各人身上脫下幾件衣服。送到典鋪內。當了幾塊錢回來。不住在阿嬌耳邊。敲得叮叮噹噹價響。說也奇怪。但凡阿嬌聽得這種聲息。雖然在昏迷中。那神致就覺得清楚好些。於是吳仁馮氏賈華。忍飢挨餓。拚死不用這幾塊救命錢。刻刻敲擻。果然不到三五天。阿嬌的病。漸漸有了起色。但是困在異鄉。終非長久之計。當下賈華對阿嬌說道。不如將身邊所有物件。一齊當盡賣絕。開發客寓裏房飯金。在碼頭上。僱隻小船。同他講明。直送到家鄉。再給船錢。好在你家翁姑。已回了原籍。只要我們挨到那邯鄲。不愁沒錢用。吳仁馮氏道。這樣辦法甚好。主意打定。並不耽延。遂佈置一切。急忙動身。逕向邯鄲縣而來。約莫走了一半路程。這一天。正打從黃河經過。驟見半空中。黑雲密佈。彷彿要下雨的光景。接着。從西北角上。陡起一陣怪風。

風過處。那黃河裏。波浪似排山倒海一般顛簸。阿嬌坐的那隻小船。東歪西斜。船夥兒。打算收蓬轉舵。那裏來得及。阿嬌等人。頭暈眼花。伏在艙板上。動也不敢動。沒片刻工夫。那波浪越起越大。那隻小船。簡直要翻了。阿嬌止不住呼號求救。則聽橈的一聲。想是桅杆被風摧斷。霎時間。艙裏汨汨的有水進來了。衣衫都被浸濕。阿嬌將頭抬了一抬。望時。那隻船。已欹側過。這個當兒。無巧不巧。又來一重大浪。早將自家及衆人捲入水晶宮裏去了。阿嬌覺得身子。隨波逐流。掀騰上下。滿嘴是水。灌入肚腹裏。登時氣塞。飄飄蕩蕩。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似乎心裏有些明白。睜眼看時。見自家和賈華。同睡在河邊沙灘上。欲想拚起來。巨奈身子不能轉動。少頃。哇的一聲。吐出好多清水。又休憩片刻。四肢只才有點氣力。勉強掙扎坐起。仔細向賈華覷了一覷。見他直挺挺的仰臥。肚皮膨脹。鼻息細如游絲。遂一面用手在他肚子上揉擦。一面思索道。不必說。我的父母和兒子奶娘。准是淹死了。合該我同賈華。命不逢絕。所以被波浪捲到這裏。假若賈華再不能

轉甦過來。叫我一個人。怎生是好。想到此處。不由傷心淚下。忽然賈華腹似雷鳴。接着上吐下瀉。全是清水。略停一停。手脚漸能伸動。阿嬌方才放心。不住在他耳旁呼喚。半會。賈華方漸漸蘇醒。先嘆了一口氣。然後微露雙目。見身旁只有阿嬌一人。遂有氣無力的。低低問道。他們呢。阿嬌道。再休提起。只怕已經葬身魚腹了。說畢。大哭不止。賈華勸道。此刻不用悲戚。或者他們遇救。亦未可料。就是死了。也沒有法子想。你縱然哭死。試問有甚麼用處。萬幸我兩人脫了這場危險。安知不是天大的造化。只要我兩個。活在世上。慢慢的再探聽他們消息。如果活着呢。總有見面日子。萬一死掉了。再打點別的方法罷。阿嬌道。你話說得不錯。但是我兩人。雖然保全性命。爭奈赤手空拳。連食宿地方都沒有。弄到結局。還不是活活的凍死飢死了嗎。賈華嘆口氣道。到此地步。不能再往以後設想。只有挨得一時。算得一時罷了。又道。我同你坐守這沙灘做甚呢。加上肚裏很有些餓。且到岸上去。尋覓個村鎮。買點熟食。充一充飢罷。於是兩人慢慢掙扎起來。還沒走了幾

步。登時身上漸漸的抖顫。原來這時狂風。兀自未息。阿嬌賈華。渾身衣服。被水泡得透濕。先前坐在沙灘上。還不覺得怎樣。現在站起行動。那風便鑽入濕衣裏。雖然。天氣不甚嚴寒。也自砭肌削骨。阿嬌重行蹲下。縮做一團。賈華扯他道。你越怕動。越是冷。倒不如跑幾步路。還好一些兒呢。阿嬌又勉力撐起。賈華扶着他。一步一步的。向岸上行來。凝神向四面細望。原來是一片荒野。離這裏約莫六七里路。槎枒樹林中。彷彿有座村庄。他兩個便直向那邊行去。走一會。息一會。好不容易。才算挨到了。兩腿已經力盡筋疲。幸喜身上濕衣。被風吹得漸漸乾燥。進了樹林。見裏面有幾十戶人家。都是些土牆板扉。現出了一種荒涼景象。走不多遠。瞥眼瞧見有家薄餅店。裏面幾張柳木桌子兒。旁邊圍繞一羣苦漢。有站着的。有蹲在橙子上的。一面喝燒酒。一面用葱蒜牛肉。包裹薄餅。大吃大嚼。那門口設張長板案兒。案兒上面。站了一個彪形笨漢。上身着的元色排門密扣緊身棉襖。腰間繫一條老藍布圍裙。那圍裙上大大小小。有三五塊白麪粉痕跡。左手捺住一團麵。揉

了又揉。攢了又攢。右手握住一根二尺來長的趕麵杖。在案板上。劈劈拍拍。敲得價響。睜見阿嬌賈華。連忙笑着說道。客人敢是要打尖麼。請裏面坐。阿嬌此時。饒火上衝。見那些粗糙食物。早已垂涎欲滴。聽那鋪子裏有人招呼。遂答應一聲。預備進去。賈華扯住他。悄悄問道。你身邊可有錢麼。阿嬌被這句話提醒。遂用手向腰囊裏摸了一摸。那知竟沒有一文。忙止住了脚步。同賈華挨到那餅店對過草房矮簷下站定。兩隻眼睛。望住板兒上成堆的薄餅。一口一口的。饑涎向喉嚨裏咽下。那彪形大漢。見他兩個。想進來。又不肯進來。總疑惑他嫌座頭齷齪。又因屋裏幾張棹子。被那些苦漢佔滿。沒一隙兒空地。遂放下趕麵杖。托地跳下來。一面驅逐苦漢。讓出兩個坐位。一面笑嘻嘻的對阿嬌賈華說道。客人咱們小店裏薄餅。又香。又甜。又酥。又好吃。如不相信。請到裏面嘗一嘗。阿嬌未及開口。則見賈華向那大漢道。我很想照顧你。不瞞你說。只是身邊有些不便。那大漢以為賈華說的客氣話。便笑道。這算甚麼。些須東道。和咱算就是了。原來那大漢。說的也是一

句客氣話。阿嬌便信以為真的。忙同賈華進去。早有店夥兒送上好多饅首餅食。給他們兩個吃。看。官。論。阿嬌呢。過了幾年富貴日子。世界上珍饈美味。都被他吃厭了。像這些粗糙食品。還能够入他的嘴嗎。無如此刻阿嬌。大非從前阿嬌可比了。如今看見饅首餅食。覺得比那些燕。窩。魚。翅。海。參。鷄。魚。肉。鴨。還好吃一些兒。早啖了個痛飽。吃完之後。兩人起身就走。那店夥兒上前攔住他兩個算帳。賈華回答沒有錢。那店夥兒道。你兩個既沒有錢。怎的跑來。吃我的白食。賈華指住那彪形大漢。對店夥說道。我們本不進來。因你家掌櫃的招呼。我曾經聲明在先。承他好意。說是給我們匯鈔。你不信。去問他一問。則見那彪形大漢。捧笑道。匯鈔麼。好好。但是你們兩個。可認得咱不認得。如果說得出咱姓甚的。叫甚的。住在那裏。一絲一毫不錯。休說這幾錢。咱代你給了。就是再多些。咱也不能說句反齒話。若說得不對。哼哼。只怕你們今天能進得我的門。還不容易出我的門哩。猛的跳到他兩個面前。將斗大的拳頭。向賈華臉上。幌了兩幌。喝聲。好

小子。你能駛得住老子三拳。便放你走。說畢。那兩隻眼睛。露出炯炯兇光。很有些怕人。阿嬌禁不起嚇。哇的一聲。哭下來了。正在鬧得不了時候。早驚動當地居民。前來瞧看。見阿嬌賈華樣兒。不像是有心吃白食的。遂向他兩個問來歷。阿嬌賈華。就將前後事體。本本原原。說了個詳細。衆人聽了。很有些可憐他。一齊向那彪形大漢。說許多好話。那大漢屈不過衆人面皮。才肯饒過他。不要這餅食的錢。阿嬌又叫賈華問衆人。這裏到底叫個甚麼地方。衆人告訴他道。此處是座村鎮。離城有四五十里。阿嬌遂同賈華商議。打算進城。覓個安身所在。巨奈路途甚遠。更兼天色漸漸要晚。仗兩條腿子。如何走得動。兩下裏坐在路旁。放聲大哭。

第十二回 爲甚麼醒而又醒 原來是夢中做夢

那村庄上。也有行使慈善的人。阿嬌賈華。落魄到這種地步。遂留他兩個到家裏。住了一宿。次日早間。又給了幾百文銅錢。並僱一輛土車兒。送阿嬌賈華進城。那

城裏不但地址荒涼。並且人煙稀少。合計約有一兩千家人戶。大約窮民居多。縱有三五處殷實人家。總是樸實非常。阿嬌賈華。到得城內。尋個小棧房。權且容身。那棧主人見他們沒有行李。各種留難。再三陳說原委。才肯應允。阿嬌着賈華寫封信。寄到邯鄲縣。叫他翁姑。趕急派人。多帶川資。前來接他回去。那知接連等了一個多月。竟杳無信息。房金飯錢。已積累了若干。棧房裏主人。起先聽阿嬌說得活靈活現。早晚間家裏就有錢匯來。所以不敢過於追索。如今見沒指望了。便掉轉臉皮討錢。先前還是好言好語。後來就用強硬手段。說是一天不給錢。一天不給他兩個走。又將他兩個。趕到豬圈旁邊草窠上睡覺。每日裏。祇有一餐薄粥。給他吃。阿嬌受不住這樣逼迫。遂和賈華斟酌。預備自家到薦頭行裏。荐往人家做個僕婦。預付點工資。償還棧房裏的房飯錢。當下向房主人說明。並留下賈華做質押。方才應允。第二天。阿嬌果然改名叫做陳大媽。央薦頭將自己薦到一個人家。這人家。只有老夫婦兩個。要算得城內第一富戶了。在阿嬌看起來。還不及他從前手下用的

男女僕婦們家裏的排場。再看那主母時。似皺似皺的面皮兒上。搽了一臉僵色白香粉。身上着的半新半舊衣服。走幾步路。說幾句話。現出那種裝腔做勢樣兒。着實令人生厭。阿嬌心下暗想。這等人物。假若在從前時候。他便做我使喚的人。我還沒眼看他怎麼我反來伺候他呢。心裏却老大的不願意。但是既然到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少不得也叫了一聲老爺太太。那主人倒毫不留意。惟有主母將阿嬌渾身上下打量一番。遂厲聲厲色的問道。你從前曾在人家做過僕婦的麼。阿嬌假意答道。做過的那婦人又問道。曾做過那家呢。阿嬌信口捏了個名姓回他。那婦人又道。你可願意服事我麼。阿嬌忙應了一聲是。那婦人道。你既情願在我家傭工。每日應做的事體。我來說給你聽。言訖。遂用指頭數着道。晚上遲睡。早上早起。掃地。抹桌子。看守門戶。伺候茶水。燒煮早飯。你會聽見麼。阿嬌道。聽見了。那婦人又道。還有幾樁事。你可知道呢。吃過午飯。洗鍋。揩碗。裝煙。倒茶。浣衣服。做針黹。你會聽見麼。阿嬌道。聽見了。那婦人又道。這是已做的幾樁事。還有未做的事。

呢。吃過晚飯。鋪床。疊被。照應火燭。你會聽見麼。阿嬌道。聽見了。那婦人又道。這是本分應做的幾樁事。還有額外的事呢。閒暇時候。喂豬。喂狗。喂雞鴨。餓瘦了。惟你是問。跑掉了。扣工錢賠償。你聽見麼。阿嬌道。聽見了。那婦人又道。這些話。我已經交代過了。還有件要緊的事。你第一務必注意。如果不依我言語。縱你沒一毫錯處。也都是前功盡棄的。我家老爺。你適才不是看見過了麼。他極是個不成材的東西。年紀雖有五十多歲。那知他騷興兀自未除。見着稍有幾分姿色的婦人。總想瞞住我。和他勾搭勾搭。你呢倒也生得好模好樣。小心防着些。他一定放你不過去。你在家。除得服事他外。等閒不准你同他多說一句話。你能應允我。就在這裏。不能。此刻天氣還早。趕急叫薦頭行裏。重行送你到別家去罷。阿嬌聽他一番蹟碎嘮叨言語。心下很有點不耐煩。本想搶白那婦人一頓。抹頭便走。爭奈由大早起來。一些兒飲食。都不曾吃。餓得目眩耳鳴。暗想我何不權且承認他。先將肚皮混飽了。再作計議。遂滿口答應道。謹遵太太吩咐。那婦人道。很好。

快些。將各事做完了。再吃早飯。阿嬌咕嚕連聲。退了下來。勉力操作。看官。想阿嬌在家做女兒時候。便是窮人生的富體。各樣粗笨事情。都倚賴他父母去做。比及嫁到賈家。推奴使婢。越發不要他勞動一下子。如今因爲走頭無路。才到人家做僕婦。其實伺候主人的規矩。一點也不懂。何況餓得一點氣力都沒有。自然是兩頭亂轉。不知從那件事做起。那婦人見他不濟事。不由罵道。你這種樣兒。還來服事人麼。好像倒要我服事你了。我這裏用你不着。滾了罷。立即逐出門外。阿嬌沒法。挨餓忍淚。回了棧房。哭着。對賈華說了大略。賈華並不說甚的。倒是房主人。噙裏咕嚕。埋怨阿嬌一場。阿嬌不敢做聲。捱到午後。好容易才吃得半碗稀飯。次日大早又到薦頭行裏。書不煩絮。接連好幾天。都是隨到隨回。那城裏五七家鄉紳門宦。通通被他跑遍了。竟沒個糊口地方。阿嬌急得打算尋死覓活。偏生賈華刻刻防住。阿嬌沒法。終日裏只有愁眉淚眼。說也奇怪。自從懷着尋短見之後。那棧房裏主人。對待阿嬌。似乎和平些。不像先前那樣兇狠。阿嬌以爲棧主人。怕自家逼

出別的岔枝兒來。所以才放鬆一步。却也豪不介懷。由此以後。那房主人和阿嬌賈華。甚是親熱。另外撥了一個房間。給他兩人居住。三餐飲食。也都照應週到。得閑時候。房主人常常招呼賈華出去。似乎有甚麼密切關係。阿嬌心裏不免起了大大的疑團。背地會問過賈華數次。賈華回答。並沒別的事體。不過房主人。因我兩個是有些來歷的。如今流落在此處。他存了個可憐之心。因此優待我們一些兒罷了。阿嬌信以爲真。反而心下喜歡。有一天午後。則見賈華從外面匆匆跑進來。笑嘻嘻對阿嬌說道。你家世瑚的母親已到了。刻下船停在碼頭上呢。特地派了兩個男女僕婦。前來迎接你。快些去罷。阿嬌聽了。半疑半信。問道。當真的嗎。賈華笑道。現在僕婦們。在外廂伺候呢。你不信。我便招呼他們來見你。言訖掉轉身。向房門外招招手。果然有兩個人進來。將手內提的衣包。放在椅子上。先向阿嬌請了幾個安。又磕了幾個頭。說兩月前頭。老大人和太太那裏。接到少夫人的信。曉得流落這塊地方。太太就想到此處走一趟。因爲正忙着少大人的事。所以不能分身。如

今少大人罪名。已經從輕議處了。太太不肯耽擱晝夜纘趕。午前船才到這裏。太太本欲親自前來。叵奈沿路上。感冒些寒涼。身子不大爽快。因此着小的們。來請少夫人上船的說着。又湊身到阿嬌身旁。低低說道。太太怕少夫人衣衫不甚整齊。又着小的們將應用的衣服首飾銀錢帶來了。阿嬌點點頭。那僕婦隨手打開衣包。一面取出錢鈔開銷棧房的餐宿金。一面催促阿嬌收拾打扮。阿嬌好生得意。又將從前氣派。漸漸施展出來了。登時說話的聲音。又大了好些。走起路來。胸脯不覺又挺高了好些。當下叫那僕婦梳好了頭。便更換衣裳。看見棧主人。站在房門口。急放下臉色。呼喝道。這裏可能容你立足麼。太不知迴避了。滾出去罷。那棧主人也不同他較量。望着他。只是笑。阿嬌越發動氣。拍着桌子。大罵不止。賈華和僕婦們。再三相勸。才算沒事。臨走時候。阿嬌又叫賈華。和他同行。賈華道。你先去。我隨後再來罷。阿嬌出來。僕婦服事他上轎去了。沒片刻工夫。轎子落下了平地。僕婦們攙扶他出來。阿嬌看時。並不曾到城外碼頭。却是一家住宅門口。當時停脚步

。遂問道。你們不是接我到船上去的麼。爲甚事將我送到這裏來。那兩個僕婦道。告訴少夫人實話。太太新經搬到這邊來的。你老人家進去一望。便能明白了。阿嬌大怒。嘴裏埋怨他們。有心和自家作耍。那兩個僕婦。並不答言。扶住阿嬌入內。剛進了二道門。早見有個鬚髮花白的老頭兒。從上房裏迎接出來。阿嬌疑惑是世瑚的父親。再仔細瞧看。原來並不認識。忙指着那老頭兒。回頭問兩個僕婦道。他是誰。那僕婦笑着答道。這是我家人。阿嬌着急道。你將我帶到你主人家來。做甚麼。我要到我家裏去哩。那僕婦又笑道。你恁般糊塗。我的主人家。就是你的家。就在你主人家。老實些便在這裏罷。阿嬌聽得不明不白的話。彷彿掉在閻葫蘆裏似的。知道事情不妙。掉轉身子便跑。那兩個僕婦。攔住他。連連叫道。姨太太你不用性急。且到裏面坐下來。我慢慢的告訴你。阿嬌猛聽姨太太三個字。早明白了八九分。表面上只裝做不知。遂拚死拚活的要走。這個當兒。那老頭兒。料隱瞞不住。對阿嬌將前後情形。說個詳細。阿嬌只才曉得賈華和棧主人。串同一氣。

將自己賣給他家做小老婆。不由嚎陶痛哭。鬧得三不了四不休。那老頭兒年紀雖然衰邁。相貌雖然醜陋。情致倒還纏綿。言語倒還和平。不但不動氣。反而到他跟前。百種溫存。阿嬌到此地步。身子已經賣給他家了。何況他家縱然不是大富大貴。却也一生一世。不愁吃不愁着的。退一步想。強似同賈華在棧房裏過那個忍饑受凍的日子。還有一樁好處。自家雖做小老婆。那老頭兒的正室太太。並不在此處倒也無拘無束。於是輸心貼服的跟着他。後來詢明老頭兒根底來歷。原來並非別人。正是從前要討自家做妾的那個李鄉宦。因爲在世瑚的父親屬下。做了兩年縣知事。爲樁重要案子。以致功名望悞。沒面目回籍。遂從省城搬到這裏居住他的妻子。上月帶同姬妾們。回到邯鄲縣。娘家去走走。約有一年半載才來。那李鄉宦騷興未除。所以又討了阿嬌。消遣那孤單况味。阿嬌心下暗想。我合該是做妾的命。雖然做過將軍的夫人。享盡榮華富貴。萬不料弄到結局。仍然作個偏房。你道可恨不可恨呢。但我同他過日子。自然將我真名姓。及先前歷史。隱藏起來。不對他談一句

實話。諒他也探聽不清楚。我所怕的。等到一年半載後。他妻子由家鄉來了。怎麼是好。何況我當日在巡按使任上。到梁家應酬的時候。我同他妻子擺那種身分。何等威武。萬一將來見了面。就是他忘記前隙。試問我和他朝夕相處。真是難乎爲情了。由此無窮心事。兜轉心來。鎮日價悶悶不樂。果然不到幾個月。這一天早間。正同李鄉宦吃早點。忽見僕婦們跑進來說道。大太太回來了。那李鄉宦急忙站起來。扯住阿嬌去迎接。阿嬌沒奈何。只好隨同他。剛剛出了內室。早見大太太偕着兩個少年婦人進來。大太太警眼瞧見阿嬌。楞了一楞。急忙停住脚步。凝神細望半會。驀地爬伏地上。嘴裏叫道。你老人家。是前任巡按使賈華大人的少夫人嗎。怎的辱臨寒舍。說畢。連連磕頭。慌得阿嬌還禮不迭。那李鄉宦不解其故。遂問他妻子爲甚事和阿嬌這樣稱呼。大太太將始末原由。說得個詳細。李鄉宦拍手大笑。大太太也不解其故。向他丈夫詢問。李鄉宦也將討阿嬌的話。對他妻子。說了一遍。則見大太太立時放下臉色。只冷冷的說一句道好了。你居然討到這等出色的人物做

小老婆了。又乾笑着向阿嬌道你也有今日麼。但是我從前敬重你。因你是堂堂現任巡按使的媳婦。如今我敢於同你說兩句。因你是小小被參知事的姬妾。既進了我家門。須受我家規矩。你身上着的新衣服。脫下來。換舊的。頭上。耳上手。帶的金首飾。卸下來。換銀的。晚間睡的高大牀鋪。讓出來。換板床。阿嬌從來不曾被人受過這些言語。如何受得住。當時回答了幾句強硬話。大太太便擺出正室的架子。罵道。誰勉強你在我家裏外。間的富紳大戶。正多着呢。你儘可愛那家。便到那家去。又何必在我這裏活受罪呢。話言未了。隨大太太同來的那幾個小老婆。也便一口同聲。向阿嬌冷嘲熱諷。直說得阿嬌無地可容。指望李鄉宦幫著自家掙扎個面子。那知他向來最怕大太太不過的。非但在從中說幾句好話。反而責備自家性情倔強。阿嬌這一氣。恨不能立時死掉了。方覺快樂。只落得大哭一場。到了晚間。他們一家人。歡天喜地。團聚在房裏。有談有笑。撇着阿嬌一人。孤另另的。在一間屋子裏獨宿。阿嬌思索半晌道。我先前何等榮華。此時何等淒涼。回想當初。真是

寸腸萬斷。不由漸漸想到死路上去了。自此以後。大太太對待阿嬌手段。一天狼似一天。一家幾口。固然給他個不瞅不睬。並且在茶裏飯裏。有意吹毛求疵。高興時。嘲笑他一頓。動怒時。照常又打又罵。甚至日間不許他吃飯。晚間不准他睡覺。種種虐待。一言難盡。阿嬌熬不住這百般凌虐。倒不如尋個短見。了此殘生。反覺安穩一點。當晚在自己臥室裏。尋了一條粗麻繩兒。在屋樑楞木上繫好了。一面哭着。一面想着。今天是絕命的時期了。但我並不怕死。回思從前。明明嫁到賈家。眼見我公公做官。丈夫又做官。拿得穩我一世光陰。都是心滿意足的。怎樣轉眼間。就會失意到這個地步。我便到死。都不明白。難道我在這裏做夢不成。我常聽人說過的。世界也有此等人。常常做惡夢。到那走頭無路的時候。就會醒的。我如今但情願也是個夢罷。不管他我且將頭伸入扣兒裏。如果真是夢呢。被繩子一勒。自然感覺。如果不是夢。不必說。自然到鬼門關去了。主意打定。便咬住牙根去上吊。登時兩腳懸空起來。猛的唳嚨一聲。覺得自家身子。掉在地上。接着一身冷汗。

睜眼看時。何嘗在李鄉宦家屋裏。仍是睡在將軍行署自家的臥房中。果不其然。真是一場大夢。（有點醒了）。遂糊裏糊塗的。一骨碌扒起。自言自語道。我說是個夢。果然不錯。現在謝天謝地。已醒了。不知我家世瑚。可會由京裏有信回來沒有。才說到這句。驀然有人將他一推。說道。世瑚何嘗進京。刻下正在前而辦公事呢。阿嬌再仔細望時。自家身子。還是睡在他公公道尹公署裏床上。（已經明白一半了）。站在床前的。正是賈華。則見賈華對自家笑說道。你睡着了。嘴裏說的甚麼。當真在大餐館裏。白蘭地酒吃多了不成。阿嬌回想夢中。被賈華將自己賣給李家做妾的事。不絲拍着床沿大罵道。賈華。對我不起……賈華。對我不起！正喧嚷間。只聽耳邊有人叫道。阿嬌兒……阿嬌兒。不是假話。做娘的自然遠你個白白面龐兒。窄窄身材。翩翩衣服。昂昂氣概的闊公子。就是了。阿嬌再掙眼看時。見呼喚自家的。不是別人。原來是他的媽馮氏。心裏只才清楚。適才醒了幾次。是接連做了好幾個夢。此時方是真由夢中驚醒。（完全是醒悟過來了）。看見桌上油燈依然半明半滅。

外面的風聲雨聲。依然又緊。又大肚皮裏依然又饑又餓。身上。依然又抖又顫。說也奇怪閱歷過多少富貴榮華。嘗遍了無數酸甜苦辣。這個身子。仍是睡在邯鄲縣北門外吊橋東首。三間茅屋裏。並不會出得大門一步。馮氏問道。阿嬌兒。你此時病體好了些麼。阿嬌也不回答。兩隻眼睛。望住馮氏瞅了半會。遂嘆口氣道媽。這場夢真做够了。這場春夢真做够了。原來結果是一場富貴春夢呢唉

富貴春夢終

